

林綠主編

白英 林綠
于青 著
夏草 魯莽 合

祝福青春

香港麗文圖書公司出版

LL

7868-225/LL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來文學部

林 綠 主 編

祝 福 青 春

香港 麗 麗 書 公 司 出 版

目次

序

祝福青春.....	憂草	二
檳榔島上.....	憂草	七
我們走向燈火.....	憂草	一〇
以往的夢.....	憂草	一三
都市的街道.....	憂草	一七
燈籠.....	憂草	二〇
春，播種的季節.....	憂草	二二
夜.....	憂草	二五

祝福青春

編號 A 148

主編者 林藝美
出版者 南島圖書公司

香港英皇道三六六號
電話：七〇〇九五五
電報掛號“YIMBOCO”

印刷者 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
電話：四三三二七九

一九六二年十月初版

定價港幣一元九角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從山城到太平	蔓草	二八
小城斷草	蔓草	三三
沒有愛了的茶座	蔓草	三五
一束花	白萩	四二
菜園	白萩	四七
孟加蘭河之戀	白萩	五一
椰林戀歌	白萩	五七
八月在體育山	白萩	六一
離	白萩	六四
翡翠帶似的多情河	魯莽	七〇
寬恕了他吧	魯莽	七七
橋	魯莽	八五
陽光	魯莽	九三
斷想	于青	一〇四
心曲	于青	一〇八
叮嚀	于青	一一一
坤蘭行	于青	一一三
藍天、青山、綠水	于青	一一五
回家	于青	一一八
黃昏裏的老人	林綠	一二六
井	林綠	一三一
夜韻	林綠	一三七
聲音	林綠	一三九
意象	林綠	一四一
嚶語	林綠	一四三
木風扇	林綠	一四五
島上書	林綠	一四七

序

不要把散文看作一種習作的文體，一篇優秀的散文，其功用不下於一篇出色的小說，一首精鍊的詩。誠然，初學寫作應從散文著手，這是因為散文可簡單可複雜，但是，當你真正想寫一篇好的散文，除了必需注意結構、技巧，更要注意意境、抒情甚至句子的琢磨。我個人以為，寫散文是要比小說詩歌來得困難的，一般上的觀念，散文是短的，動筆時無形中就被限制，而散文又不是只為抒情或敘述一件簡單的事物，散文同樣也可以表現出複雜的人生問題，這樣，以有限的篇幅去表達廣泛的問題，是很不容易的！

本書作者都是熱情奔放的青年，除我之外，他們在散文的領域中已有一定的成就。白蕪在鄉門，作品句子長且含蓄，須咀嚼再三；魯莽在吉隆坡，風格與前者類似，但更注重句子的琢磨，乍看似乎很晦澀，其實讀起來却不然。憂草在威省的大山脚，作品清新可喜，讀後有舒暢的感覺，向為讀者們所喜愛。于青旅居蘇河，為一女教師，作品細



憂草

- | | | | | |
|------|---|---|---|---|
| (一) | 祝 | 福 | 青 | 春 |
| (二) | 禳 | 樹 | 島 | 上 |
| (三) | 我 | 們 | 燈 | 火 |
| (四) | 以 | 往 | 的 | 夢 |
| (五) | 都 | 市 | 街 | 道 |
| (六) | 燈 | 春 | 的 | 節 |
| (七) | 春 | 播 | 種 | 的 |
| (八) | 夜 | 山 | 城 | 到 |
| (九) | 從 | 小 | 城 | 到 |
| (十) | 小 | 城 | 到 | 平 |
| (十一) | 沒 | 有 | 愛 | 了 |

賦而富情感。我呢，還是最差的一位，收在這裏的「意象」等是對一種新體的嘗試，有
▲勸我在這方面多作努力。

路是崎嶇坎坷的，不論是人生的路或是文藝的路。但是我們從不會氣餒過，跌倒了
算什麼呢，拍拍塵埃再爬起來，只要我們擁有最寶貴最值驕矜的青春。只要我們擁有青
春，我們可以學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事情，美麗的憧憬，無窮的希望，仍在前面展
開！

末了，請讀者們不吝嚴厲指正批評，只要是善意的，我們一定高興地接受！

林綠 於六二年五月中旬蜀城

與醉的味道。可是，我們沒有怨言，靠了一份山地孩子倔強的性格，住了下去。……一年過去緊接來了第二年，我們度過第二年跨進第三年，喝咖啡鳥和吃麵包也捱到了第三年的盡頭，像羽毛豐滿了的鳥兒飛了出來，走進茫茫的大海，最先看到的是春天來到了的紅紅的賀年咭片。

是春天，是美好的開始。像一個大人了，當我換上長褲。不再是小孩子，我們也要有真正的生活。年青有崇遠的理想；我們已決定做一塊真金，投入人生熊熊的火爐。

先是托朋友同學，最後是自己的奔跑，在茫茫的人生大海，找一份職業就像登天一樣。在烈日下拖着疲乏的脚步，以飢渴的眼光探索報紙的廣告欄，從希望到焦急，從焦急到破滅，日子的流水流去了半年。

這期間，彷彿領悟了世間種種牽連的關係，和都市的虛無。當那個成績老是遠遠跟我們後頭的胖子同學，靠一份不少的保證金換得一份工作時，我們開始了解，誰是這都市的主宰。

於是有一次，面對一個胖胖的大肚皮，眼睛合成一條細線的徵選者，我有一份真金已經被溶不斷的自愛。

「你的一切都很適合，我們打算任用你，不知你能交多少保證金？」

我憤憤地想，你們要請我做事，還是要請金錢？於是，我大聲說：「我一分鐘都沒有的！我有的只是青春！」

青春，是多刺激的一個字眼呵！那傢伙大笑起來，我也大笑起來。……

一個長大的孩子，還好意思向家裏伸手麼？雖然咖啡鳥配麵包的日子不會好過，爲了青春的驕傲，我們情願再在褲帶上多穿幾個洞，只是日子太沉悶了，連那個海也看得生厭起來。

又過了半年。這樣的日子即使分秒也是難過的，畢竟也過去了！咖啡攤那個印度人，我們竟然光顧到交起朋友來。

「還沒找到工作？」

我們不聽，也不搖頭。

「唉！你們讀書人，變成不生不熟的雞蛋了；高的位置，沒有你們有的機會，低的又不願屈就。……」

一句話，就說穿我們心坎。那天晚上回到小閣樓，我們默默相對。因爲煩悶，桌上一枝殘燭已蒙着灰塵，好久是沒有看書了。那一晚，冷冷的月光照進房來，我靜開雙眼躺在床上市量，也聽着你輾轉的聲音，和輕輕的嘆息。

半夜，你突然對我說一句我心裏的話：「我們不是讀書人！」

這句話，像催歸的鳥聲，催促了我們的歸來。於是生活換上新的一頁，從頭來填寫。在這山地彎曲的道上，你駕了騾車在往回；我呢，我像一隻啄木鳥吧，向着樹幹揮動了閃光的巨斧。

你黯黑了，我的胳膊也強健了。這些日子在沉重的工作中度過，再不會有閒愁的嘆息。生活有了意義，我們有更充沛的青春。

今晚，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我們正向着不遠的咖啡座走去，想去喝一杯啤酒。今晚有美麗的星光，許多眼睛向着我們微笑。不遠處的學校，夜學班的學生正在唱那首「青春之歌」。

歌聲停了，你打破沉默說：「我們青春的歲月，是我們最光輝的時辰！」

黑暗中，我緊握著你的手。我們走着走着，走向有燈火的地方！

檳榔島上

又一次，我腳踩在檳榔島上的冷清的路上，看着路燈在寂寞的夜裏吐着青光……這裏，有我許多的記憶，深藏在心坎內；這裏也有我數不盡的戀情，禁錮在腦海裏。一切都是稔熟，還是這片我熱愛的土地，然而如今却帶來了無限的感慨。

在過去的一段陰暗的日子，我為熱愛的土地流淚，在黑暗中，咀咒着，不久便離開了她，走到遠遠的地方去。

在遠遠的地方，我從黑暗渡到了天明，當幸福的旗幟五顏六彩隨風飄揚時，我憶起自己文化的搖籃地，於是，像一隻小鳥，我飛回了舊巢。

這一次，我腳踩在檳榔的島上……

海邊古堡依舊寂寞的聳立着，夢着褪了色的往事，像一個人老珠黃的妓女，懷念着往昔的青春。面對着碧藍的海洋，數着日子；晨曦夕陽，在它眼前溜走，於是它的夢便是古舊了。

它是在盼望，那巨大的炮聲再度響了起來，再一次看到海盜的踪跡，來踏破這塊

完整的土地，來敲醒幾百年來沉寂的夢……啊！

這個小島，繁榮了！越是繁榮越包藏了更大的罪惡。小巷裏，有埋伏在黑暗叢中的強盜，等待着機會；在熱鬧的街道，三輪車載着不幸的姊妹，來往穿梭，多得不可計數……

曾經，我有一份戀情。但，無情的時光沖淡了濃密的感情，在異鄉流浪，看着許許多多人們的不幸，讓我醒悟自己是多麼渺小；渺小的不幸又算甚麼呢？這樣，個人的幸福讓我有機會嘗試的時候，眼前彷彿有很多很多不幸人們的影子在哭訴，一切都淡然無味了。

「你好？」

「唔，你好。」

一切都變得陌生了，陌生是使人沉默的，但兩顆心都熬不住可怕的沉默，於是就借故走開了，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彷彿沒有半點裝作，內心裏有一絲歡欣，走出個人的象牙塔到廣漠的世界，自然是使人歡欣的事。

這樣，這個島上便沒有了朋友，孤獨得似鬼魂般走動，沒有了牽掛，脚步是多麼自由。

從市區走到郊野，開車到西。

從大街走入小巷，懷着一份異樣的心情。

在橫礁的島上，就是這樣的生活，沒有規律，像一個僧侶，日子久了，生活竟然變成有趣，我覺得自己倒像是一個探險家，在探查着陌生的地域。

橫礁的島聳峙在海面上，她就要迎接第一線的光芒，這是我的信心，親愛的朋友。

我們走向燈火

你是否曾經在夜裏走過椰林小徑？

……這一夜，括起了北風；十二月的夜晚，我被迫得穿上一件寒衣。白色的小路在前邊鋪着，兩旁却是黝黑和朦朧，遠遠透出一兩點火光，隱約裏也傳來狗的吠聲。這樣的旅程，在我們是生疏和興奮的，因為我們的心年青，年青鼓舞着去尋找新奇的經歷。

我們幾個人。假如說人生是一場戰鬥，那麼今晚就是演習的時候，路遠而彎曲，我們正要走向有燈火的地方。

椰林寂靜得可怕，幢幢的屋影和樹影向我們靠攏又向一旁退去，間或一陣厲風吹過，樹葉響起像微潮。偶一抬頭，椰梢葉縫間綴滿着星星，金黃的、藍的、淡白的，都在向我們眨眼。但，這點亮光，是希望還是嘲笑呢？

我們中有兩位是從另一個山城來的，和我們一樣年青的。生活中有希望，會更努力，我們在風雨的前頭，一起要走到燈火前。

白色的小路是希望，誘惑着我們的年青。靜寂間，我們以腳步來奏起生活的樂韻，才覺路多遠，我們有健壯的步伐呵！

我們走着，走着。當踏過一條木橋，當路一到轉彎，走在前頭的第一個伙伴便說：

——當心！當心！

我們走得越深，越有更濃厚的黑暗。星的幕幔彷彿垂得更低，就在我們頭上一樣。這段路，是沒有人家的荒地，風的括過，更有荒涼的感覺。

黑暗的寂靜中，有一個伙伴開口了：

——還遠嗎，這路？

沒有回答的聲音。荒地裏，行前者在引吭高歌，靜寂頓時被打破，隨風向後括來，是一團火在後邊燃燒了。

一唱起歌，我們眼前也明亮起來。歌是人們心靈的溫暖。呵！我們曾經夢想着站起來做一個歌手，如今還在努力着；假如生活有愁悶，我們要以宏亮的歌聲來驅散它。

我們走着，走着。

我們唱着歌，一首又一首。

一段荒涼的路在歌聲中飄過了，我們走到滿佈碎石的小徑上。附近有了一兩點燈火，就像螢火蟲般閃爍。凹凸的路，使得脚步艱難起來，也有一些疲乏了。

年青的固執，還叫我們倔強地唱着歌。我們更睜大眼睛，我們的脚步更謹慎。有誰還不知道，或不相信，路不會永無盡頭的？

但，黑黝黝中，一陣一陣可怕的狗吠聲，打斷了我們的歌聲。

這時，有一個伙伴說：

——我最憎恨狗。牠是最卑鄙的東西。當牠向你狂吠，你害怕跑開，牠便凶惡地追趕上來；假如你蹲下，或者迎前去，牠反而掉頭跑掉了。你看——

牠抓起一把碎石，猛向黑暗中擲去。果然頃刻間吠聲已在很遠的地方。我們笑了起來。

在歌聲中，在笑聲中，我們年青的心，健壯的步伐，在走着，走着。

路不再是很遠，我們已能望到自己的燈火。……

以往的夢

我是一個愛作夢的孩子，雖然有種種美麗的夢，但夢却往往是悲慘充滿淚水和苦澀的。我常覺得，自己是太多感情的孩子，我愛的深沉，恨的深沉，我不會獻媚與討人們的喜悦，只有用沉默來表示我內心的憤恨；這樣我陷於孤獨的境地了，這樣我的夢更多了。就像其他的年青人一樣，熱愛在內心滋長着，有熱愛便有熱愛的淚水，做夢時淚水瀰漫在眼眶裏，讓我夜晚時孤獨的忍受着痛苦，徹夜的痛苦着。

童年的夢，是在破落貧瘠的鄉村裏。

沒有幸福花朵的花園，給我來編織美麗的故事。在故鄉裏，那背後蒼秀的青山，那潺潺流着的溪水，都蘊藏着我一付痛苦的回憶。裏邊有艱難的步伐，裏邊有悲傷的淚水，在我年青的心靈深處，烙印般的事情將會追隨我到遙遠遙遠的年代。

我先說一個故事吧，先生，請原諒我，我不會編織美麗字眼裏的幸福愛情，我的淚水流出來了，眼前像夢一般閃出了以往的影子，那麼稔熟與親切，我要說了，沒有半句

誠言。

我生長在貧瘠的漁村裏，不須要說它的村名，像其他貧瘠的漁村一樣：貧窮是特有的記號，悲慘的命運剪不斷般的長，圍繞在四周。到處是稀疏破落的矮小亞答屋，亂七八糟的斜立着，忍受着暴風雨時節從海面吹來的大風，像殘餘無幾的燭火，在風裏搖擺與掙扎。

景致是優美的，但人們卻沒有閒賞的心情。海不是那麼可愛，在我記憶的夢裏，它是一個吃人的魔王，吞噬了多少年青的生命，然後，翻起巨浪來歡呼它的勝利，揚起暴風來傳送它驕傲的勝利。一切我都不會生疏的，一切彷彿又在耳邊眼前似的，我抖顫着打了寒慄。

阿狗媽，海是無情冷酷的，它聽不到你淒厲的哭聲，它看不到你命運的悲慘，不要再哭泣吧，富人聽不到窮人的呼喚，而窮人的哭泣只會鑽入窮人的心靈，那一夜，海是瘋狂了。我眼瞪瞪躺在床上，耳際迴響着海邊吹來的淒厲哭聲，千萬把利刀刺進心靈的深處，千萬個鬼在附近淒厲號哭。一陣風吹來，吹斷我的愁腸，心在流血了，一滴一滴在地上，發着聲響似的。

風在呼嘯，海在翻騰，淒厲的哭聲迴響在四周。

阿狗媽，你要回來嗎？回來嗎？
阿狗的心靈，痛苦之繩緊束着我的脖子，一切彷彿是在以往的夢裏了。我親眼看到在那風動動的夜晚，雷神憤怒的擊着大鼓，風在海面威武地巡遊；那個使人憎恨的奴隸的海呵，激出了千萬個滔滔的巨浪出去迎接了。於是一切變成惡魔狂歡之夜了，阿狗的爸在水中掙扎，漁舟沉入水底，一個巨浪捲來，一陣暴風在後伴隨着，帶來了死亡之神的命令；阿狗的爸沉進海底了，水面捲着一陣黑浪，像其他貧窮的人出殯一樣，沒有成列的送行者，沒有鮮花；却有海的叫囂，却有風的呼嘯。

誰願意不要活下去呢？誰願意離開溫暖的家呢？親愛的伙伴們。然而在我的夢裏，在我以往的夢裏，沒有一件是不悲慘的呵！

第二晚，海依舊披着罪惡的面罩，風依舊唱着死亡之歌；沒有人願意死呀，人的死多數是被窮苦所迫的。阿狗的媽披散着髮，聽不見淒厲的哭聲了，她投入波浪的大海裏，去尋找她苦難日子中的伙伴了。

直到數日後，在遙遠寬闊的海面，打漁的人發現阿狗的媽的屍首了，是那麼的腫脹呀！

悲劇對於我們是多麼熟悉呀，我們就像戲班裏的演員，或者以前，或者今後，這幕戲就輪到我們演出了。我是多麼年青呀，在那苦難的當兒，但是早熟使我知識了一切，我憎恨海了，我沉默的雙眼憤恨的瞪着海面，同時我又害怕它，這個窮人的葬身地啊！我終於離開這個破落貧瘠的漁村了，父親含着淚水叮嚀着：叫我不忘記一切，不要忘記苦難的年代。我惆悵的離開了，走遍了東西南北，懷着一份以往的夢，同時懷着一個黎明的希望。

怎麼！先生，你眼眶也充滿着淚水？你是好心的，讓我們沉默的心靈結在一塊吧，走進苦難的時代中，牽起手吧！不要憂傷呀，這些以往的夢要遠遠離開我們了，離開我們的親人伙伴，一切的夢都要消失的，當陽光照耀的時候。

「一切的夢都要消失的，我們牽着手跨過這漫漫的黑夜吧！」

稿於十月·星加坡

都市的街道

街道，這都市的動脈。長的、短的交叉着；廣闊的、狹窄的貫通着；通向繁華的鬧市，通向幽靜的海濱，通向兩旁青綠的阡陌田野。

都市的街道像一個風姿綽約的少婦，對鏡粉粧，在兩邊耳綠掛上了白天燦滅，夜晚光亮的耳環。

都市的街道，寬濶筆直，沒有凹凸不平，沒有蜿蜒曲折，走的人，各懷着各自的心事；有的像豺狼般的險險，有的像虎豹般凶猛；也有有的善良，有的純潔。

都市的街道，忙碌得氣也透不過來，每天每時行人擁擠着，腳車穿梭着，新式轎車飛馳着。白天頭上緊壓着驕傲的太陽，夜晚冰冷的星對它發出冷笑，然而——路總是沉默的。

清早，街道是多麼的冷清，人們忘棄了它，讓它悄悄躺在母親土地上。直到，印度工人的掃帚，掃開了它瞋睡的眼睛，於是一天的忙碌又開始了！

街道——一幅多色彩的圖畫，一首生命的詩歌，這兒是人生舞台的一角，是社會的縮影。

豪華的汽車，飛奔着，載着伸長頸項的獵犬，躍着在街頭流浪的小孩。

高貴的小姐們，一手提着輕巧玲瓏的小皮袋，一手拖着鼻子，迅步越過一個衣服襤褸的乞丐。

人們走着，摩肩接踵，然而臉上冰冷冷的，誰也不跟誰招呼，或招招手；世界是陌生和可怕的，魔鬼正在身旁潛伏！

這都市的街道啊！

夜來了，街道的兩旁吐着青光。

燈光是那樣的纖弱，有氣無力的如在呻吟，有些街道連如此的微光也沒有，往往在夜行，我感到孤獨與寂寞得怕人。

脚步跨得那麼大，我屏着氣，不敢回顧。

那邊有塗脂抹粉的笑靨，斜靠在樓牆，對着我露出黃齜的牙齒。

在黑暗角落，有人潛伏着，凶狠發光的眼睛瞄準着我的錶、我的錢包。

這都市的街道啊！

都市的街道，是情也是夢的場所。它使我留戀，使我徘徊。我看看生厭的面孔，我看看豪華的輛車，我看看使人憐憫的相馬的臉，我看看在糞堆堆的鐵狗，瘦得只有一層皮緊裹着骨，於是我想到了許許多多的事情。

於是我寫出了文章來了。

燈籠

椰林裏燈光閃閃的燈籠，告訴我中秋節又到了。我望着孩子們的行列，眼睛直望着點點從玻璃紙透過的燭光，這時候，我不知道是悲哀，還是沉湎在童年記憶的喜悅裏。

燈籠是孩子們所心愛的。小時候，我就喜歡看這朵小小的火燄，燃燒在快樂的日子裏。那時，不知道生活上的悲愁；孩子的心只有一盞小小的亮光。時間是在沖淡人們的感情！我的濃郁感情被磨盡了，而年歲却隨着在成長。

如今，我的心沉壓着一塊大石。孩子們的哭聲飄蕩在耳邊，在生活上的透不出的氣，此刻只有化做淚水湧出了。孩子，我羨慕你呀！

你們的心，只有這一小盞燈籠的燭光，便會溫暖，便會快樂。成年人的煩惱不能在你們純潔的心靈佔一小塊的位置。這是多麼天真可貴的思想。

我失去了我的燈籠，在生活像一隻疲憊的羸獸，被人們追逐。沒有光明，沒有快

樂的聲響。假如有一盞燈籠，我便會看清前面的路，我也有希望相照。

然而我已永遠遺失它了！我寫不出此刻我的心情。

春，播種的季節

像所有的人，一樣地，我們盼望着春。倦伏的毛蟲睜開眼，等待陽光照耀時來舒發長久的沉鬱，我們呢，落日黃昏凝望蒼鬱色的稻田，心想該來播種了。

膠葉飄落的時日已經過去，風風雨雨，土地的泥濘上有世紀輪轆去的印跡，嘿！別在向我說炎熱的天氣沒有春和夏，當橡膠樹發出新芽，微風帶着汽球般的輕盈吹過，春天的俏皮小姑娘披着一件淺綠色的衣裳，從低吟流水中探出輕巧的圓臉，向我微笑，向我召喚。

春，不知道從那個渺茫的地方來，可是却潛入我心底了。青春被陽光照映遍地。當我從島上歸來，沿途被眼睛拍攝的盡是新綠。早上在綠的林間，再看不到黃葉向黑色土地飄落，太陽在鳥聲中升起，從山谷中先照自己的年青，我就喜歡想像，印度洋的歌樂。碧波白潮，湧送來一批又一批來自更遠的客人。

這是我們的春天，是播種的季節呵。

雨水少了，是春真正到來的徵兆。播種可播種的季節，你每一秒都是眼有汗珠裏的。這時，工作就要開始，我們又一次把希望寫在田地這本大日記簿上。

先是插秧。一簇簇鮮綠的秧苗，倒着微風輕擺，苗條婀娜的身姿，是春天裏就要出嫁的姑娘，太陽圓臉在恭喜，於是我們就一株株把她們分插在黑水中的田土。希望說，妳們已有自己的園地，就快快成長，快快結穗吧！

工作是繁忙的。呵春天，嫵媚的旅行月份，山青，水綠，遠方異地是一對誘惑的眼睛，每一個人的心都飛去了。但，我們在汗珠裏閃映快樂影子，我們在播種，在這北方的春天，旅行是我們一個沒有回音的遙遠的夢幻。

可是快樂，我們也有。快樂在有希望的春天。當我們插完秧苗，在田邊水溝洗手；當我們看着稻不慢慢肥大，高長；當夜裏夢中夢見夏天來到時，稻穗熟了，大地是一片金黃，有誰能有，我們的快樂？

秧一插過，南國的陽光更熾熱，只要展眼放望，山是綠的，葉是綠的，稻禾也是綠的，希望更是綠的。希望產生更堅固的信心，汗也因此流得更多；陽光下，沒有悠閒的農家。於是涉水施肥，彎腰除野草，流動田溝的積塞，整個春天都很忙碌。

春，是新生的季節。可是沒有播種，哪會有新生？是勞動創造了一切。眼看，氣候

一天一天轉熟，稻禾一天一天成長，老年人在屋前吸着旱煙，把落日黃昏晚霞欣賞，大概是回想快樂的童年吧！我們年青人呢，却也有首充滿情感的歌在心裏浮盪。

到了夏天，穀子熟了，我願意再向你說，夏天的歡樂！

於一九六二年春

夜

一個長夜在眼前擺着，一千個寂寞便緊圍住了我。這樣的生活過了將近一年了，夜夜伴着孤燈，儘想着白天裏的煩惱，我的痛苦是深沉的。

我也曾經愛過夜，愛過年青的，充滿着朗爽的笑聲的夜。把那些日子來回想，我感覺到沒有一絲甜蜜，反而，只有惻愴罷了。

在海邊，我度過了一些快樂的夜。黑夜望潮，耳邊充滿着澎湃的聲浪，同伴們的笑聲也隨燈光四處瀰漫，在那些更年青的日子裏，譜寫在生活上的只有歡樂。於是，我愛上這樣的夜。

有個晚上，在海邊露宿，中間燃起一堆熊熊的烈火，我們圍成圓圈坐着。朋友們談着自己新奇的遭遇，談着愛情的幻想和祈求，坦露了胸膛在黑幕底下，讓火紅的亮光照耀，沒有一點虛偽的拘束。

呀！這樣的夜我們發覺了自己的青春，朋友的可愛。

可是，美麗的夜彷彿過去是那麽快，緊接面來的，是醜惡的漫漫長夜。

流浪的人生道途上，忘記了白天和夜晚。說真的，那時候夜就像充滿魘魅般叫我害怕。因為夜是適宜思念的時刻。或者偶然抬頭望一望夜的藍天，一顆流星在眼簾裏擦過，化成一片黑暗投入不知的地方，便要想起多蹇的命運，勾起悲傷來了。

從此，我害怕夜；把夜憎恨了！

兩年前，生活在南方大島上，更是感到靈魂的孤獨了，而這種現象，夜裏是更顯露出來。到逐漸認識了大都市的面目，認識了它的街道，我也不能溜到夜的都市去，那裏的罪惡案件，一個晚上可以連續發生幾宗，想起來我是更害怕夜了。

記得一個夜晚，我趕巴士車已太遲了，迫得走過一條偏僻的小巷。那條巷，這島上的人是稔熟的，我讀過的一些描寫被侮辱的女人的小說或故事，所取的背景幾乎都近這裏。所以，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

昏暗的燈光像一幢幢魂靈，東斜西倒散落在地面上，褪色的灰牆上；巷子裏像水漲的小河，流動着的是黑黝黝的頭。黑黝黝的臉孔。人們帶有興趣地走着，不斷地談論，香煙紅紅的火舌點燃在四處，偶然有一個燃劃起一根火柴，一閃的光亮，便可以使你看到

小城斷草

從喧囂的鬧市回到樸素的小城，我彷彿回到老遠的世紀裏；小城的恬靜與和平，使我漸漸忘却了鬧市的醜怪。煩惱是不會傳到這個哲人般的小地方的，人們生活得很樸素，也很快活。我所眼看的，都是值得向遠方的你述說的啊！

當早晨的寒星掛在天角，還在閃着冷漠的光芒，在這裏霧是很濃的。置身在這樣的境界裏，人往往更覺得生命的高貴，我愛在晨霧裏蹣跚獨行，看生命的朝陽蘇醒，消散周圍的晨霧，發出第一線溫暖的光明。

小城醒了。人們開始一天的工作。這時候，青山顯得特別蒼翠滋潤，彷彿剛浴罷出來，添多一份嫵媚和可愛。在一條黃土小徑，兒童們正要上學去，蹦蹦跳跳的影子，呈現着活潑的氣象。望着那青春的影子消逝，我的心充滿着溫暖。

在這個小城，有一座露天的茶園，園內滿種着夜來香，當花開的夜晚，陣陣芬香隨風飄送，沁人心脾。茶園內是很幽靜的，幽靜得彷彿隔離塵世，在柔和的燈光下，一杯

茶便可以快樂地消磨一個夜晚。

夜幕高張，周圍籠罩着一層清涼。風緩緩的吹過樹林，把暖意吹送到每一家門前。有星的夜晚，到村後的山坡上看星，星天彷彿是在頭上吧了。這種情趣，你在紅燈綠酒的都市裏是無法欣賞到的。

這裏的人很早便睡眠。靜謐柔和的夜，正是我讀書的好時光。今晚，我讀到海涅的哈爾次山遊記序詩，彷彿是描述我的心情，順便抄給你吧：

……分手吧，你們光滑的客廳；

油滑的先生，油滑的婦女！

我要登上高山去！

笑着向你們俯視。

沒有愛了的茶座

以說這來替代往日的深情。大步走了出去，被風吹向後的是一聲嘆息；彷彿，一個愛失落了。

走出了茶座，陽光引導着我。

秋天裏的春天，迎接我的是什麼呢？埋葬了一個破滅的憧憬，我想，是該親手去播種的時刻了。

我掉轉頭來，禁不住要再投下情感的一瞥，就像訣別了一樣的依依，因為，茶座漸漸遠逝在我的眼簾中，漸漸渺小了。

這是一個愛的失落呵。

這是一個希望的破滅呵。

茶座，這人生舞台上的一個小舞台，使我的心似烏雲一般沉甸。

不是麼？我懷着夢幻春天的心情，在編織美麗的希望，可是殘忍肅殺的秋到來，

叫所有的希望之花沉落水底。……

……有一個時期，我生活在狹窄的、悶熱的斗室裏，只有一個窗子的藍天，賜給我一點青春的感覺。這樣的生活真是未老先衰呵！我知道，我在嘆氣，我也曾經比喻說，自己是一隻疲竭的老馬，總走不出寂寞這個狹窄的關口，這是一句喪氣的話。

但，到了一個炎熱的驕陽天，有幾位意想不到的年青伙伴來了。年青人是活潑的春天。於是大聲的談笑，灑漫了整個斗室，衝破了一層褪色得斑斑的天花板，把人的憂思拋盡了。

這房子也實在小得容不下這許多熱烈的青春的，所以一個明亮的午後，望着小窗外閃光的街道，不能禁固的年青底心終於動搖了。

「熱呢，去外邊走走罷！」

「是的，出去吧，這地方連一絲風都沒有。」

「朋友呵，看看更遼大的世界呵！」

年青的伙伴都這樣向我說，每一次都是誠懇的，充滿着虔誠的盼望；他們有善良的心，他們盼望我的愁悶被火熱的太陽晒乾。

……

這是一間寬大的茶座，座落在街場的犄角，老板是些老好人。這茶座遍植着菓子叢密的七里香樹，午間也很陰涼，即使是最強烈的日光也只能從樹葉隙縫間漏下來，變成一片可愛的明亮。

七里香開花的時節，往往是在雨後的夜晚。那時清新的空氣間帶着花香洋溢，整個茶座就像洒了一桶香水似的叫人高興，叫人感覺散發着青春魅力。

於是我們總愛聚集在樹下，叫一瓶菊花茶，便高談闊論起來。這裏，白天是很少客人的，只有幽靜在竊聽我們的談論。在夜晚，氣氛也很調和，茶座雖然熱鬧起來，在淡淡燈光籠罩下，似乎比白天更讓人心思安靜。這是我們的小天地，也是情侶們夜晚最好的去處。

彷彿，這裏就是愛的發源地。這裏的每一粒沙，每一朵花，每一個夜晚，每一句話都充滿着愛情，散發着愛情。

我們真的喜愛這地方呢！在這裏我們友誼的手握得更緊。而且，可以靜靜地談論，靜靜地思索。

話題是廣闊的，我們從痛苦談到寂寞，從戰爭談到和平，談到人的心，人的愛情。

「只有愛的光輝，才能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階級！」一個年青伙伴說。

另一個年青伙伴熱情接了下去說：「愛，使我們生活得更美滿，消滅了可怕的戰爭。」

從不同的嘴吧說出的話，都是一樣的。我們的心都充滿着愛。每個人都心中宣誓：愛吧，去愛吧！愛這個世界，愛人類，愛生活，愛自己也愛別人，愛有生命也要沒有生命的！

這不是愛的茶座麼？於是，我們過了一段有希望的日子，都是春天的日子。

心中有愛的日子，每一個春天。就這樣，很快地臨近歲暮了。歲暮，雨季剛拔開這走，出來遊玩的人們多了起來。

一個禮拜天的晨早，我們照例以健康的步伐跨入茶座。青春的希望，帶着陽光在，

當我們更前走上時，一切都明白了。

有幾張石桌上，擺着正斯打的每一瓶兩隻的打架魚。人們都緊張地歇望着，屏着

我們擠前去看，不禁要憐憫這些無知的魚兒，並且痛恨牠們殘忍的天性。在狹小的瓶子裏，互相用尖利的嘴斷打，就像戰場上的亡命之徒一樣。牠們嚴陣以待，張着魚翅與尾巴，這是光榮，還是英勇呢？

在鬥打之中，有一隻幾乎被對方咬得遍體傷痕，可是牠還掙扎着，冀求最後的勝利。人們讚美着。但沒有一個想到殘忍這對字眼。或者這就是人的天性吧？

緊張中，時不時爆開宏亮的叫喊：

「我拿那隻破『旗』的，十塊賭八塊？」

「賭這對非到九點，沒有一隻投降，五塊錢，誰拿？」

「看，這一隻要跑了……」



白荻

- (一) 一束花
(二) 葉園
(三) 孟加蘭河之戀
(四) 椰林戀歌
(五) 八月在體育山
(六) 灘

「××」才跑，這是武吉淡汶的名種，跑？你敢賭嗎？」
我們默默地走了出來，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以後，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着，我們才恍然大悟：打魚的季節到了。

這樣，這茶座濃密的愛的氣氛消散了。假如我們再繼續編織愛的理想，不會是一個諷刺麼？夜晚，也很少有情侶到這裏光顧了。愛情是怕見血腥的打鬥呵！

有時，我們偶而也再回來坐坐，可是儘是沉默着。讓我們的思潮翻滾吧，或許，從污泥中能開放一朵純潔的蓮花。

到了最後，我們終於走了出來。

從沒有愛的地方，我們走向有愛的地方。以愛去換取愛的理想，叫我們跨大步。去吧，你污穢的場所；別了，你沒有愛的茶座。太陽在前頭閃光，你是逐漸退向黑暗；我們的心將要開花，你那裏却要叢生雜草，再沒有昔日的芬芳！

去吧，去吧！

明天的愛，帶着新清的氣息飄蕩在我們心間，我們心間的愛，將灑漫明天的土地

一束花

淡綠色的窗簾又一次被頭皮的風掀動着，飄落下兩片細碎的枯葉在案上；意味着窗外不遠的那棵老樹，此刻又將除掉那舊的外衣，換過翠綠的新妝了。

日子河在漲落中沒有留下些什麼，只是平淡而無奇的。風拂過來，柵籬邊的紫花們互相搖曳着，各自搔頭弄姿；這情景正如住在那紫花點綴的柵籬內、沉靜院落中的那個主人的兒女一般，它們都陶醉在自己美好的姿態裏。

這柵籬內的花兒，開得如此的繁茂，我想我該採摘一些了，妳說是嗎？我願意在妳醒來的時候望見它們，並且嗅到它們散發馥郁芬芳；雖然它們並非屬於我，但我憶及妳那蒼白的臉龐，沉默的身影，對着白色的衣、白色的床、白色的被褥、白色的牆壁，一切白的真是太可怕了。我懷疑妳會看得慣，聽得慣那旁邊病人起起落落的呻吟聲、喘息聲，

那週遭瀰漫着陣陣濃郁的藥水氣息，令人有一種難以忍受的感覺，在心頭交結着。因

那週遭瀰漫着陣陣濃郁的藥水氣息，令人有一種難以忍受的感覺，在心頭交結着。因

門簾的繁花，我有一種希望，我的希望只是有一束花，點綴在一切白色之中。儘管採摘之後的花朵會很快地凋殘了；然而，這在一個寂寞的心靈中却是一種安慰。

為甚麼一個寂寞而被折磨的心靈不能得到一番安慰呢？況我只是存着一份純潔的情感，並非有着自私的成份包括在內。我就是這麼地認為：即使偶而距離遠了絕不就是對誰表示冷淡。

風吹送過來了，那棵老樹紛紛飄落着細小的枯葉，滿天飛舞，像無數翻飛的粉蝶，輕盈地旋盪着，向它所能及的圈子旋落。有幾片飄落在我的面前，輕輕地發出幾聲微弱的嘆息，使我忽然想起我已置身在那些搖曳的紫花們圍繞的柵籬門外了。籬門是閉着的，那和藹的老園丁向偻着身子在打掃着落花與枯葉。他望見我，蒼老而多皺紋的臉立刻呈現一個微笑，可以想像到那是歲月鏤刻的痕跡。

當我說明我的來意，他沉思了一會才說：

「一束花？你去向大小姐要吧。」

他並非難爲，我知道，這些嬌艷的繁花雖是他小心培植，可是却不屬於他的，他是跟我一樣呵，那我又能怪他什麼呢？我瞭解大小姐的個性，她是高傲而冷漠的，我爲什麼要有這種要求？而在一個擺着一副得意姿態的女孩子面前？我想，要不是嫌及妳早打消這念頭了；然而，那老園丁似乎懂得我的心意，他會意地朝前面打了一個手勢。我轉頭，發覺那個高傲的女孩子繞過花園慢慢地朝這邊走來，一臉冷漠的表情。

「怎麼？你也會來？」她冷冷地說，語氣是得意的。

「我不過只是要一束花。」我說。

「一束花？相信不是你說的吧？」

「我要獨自欣賞做甚麼？當然是送人。」

「誰？」她冷笑而又帶着埋怨的口氣說：「我知道那是誰，一個女孩子，是不是？」

我可以給你；但誰願意拿一束花送給我呢？」

我沒有回答她。我望見那老園丁已開始在剪花了，當然，我不管她站在旁邊以冰冷而得意的姿態在埋怨甚麼。我知道，一束花在她心中，存在是微小而不在于乎的。

下的一排散髮輕輕地在風中抖擻着。
一切都溫和而美好；然而，又有誰會預料你的心意呢？當我想及你，你安靜的躺

在那白色的床止，臉上沒有表情。

「這束花是在哪兒摘來的？」你輕輕地撫摸着束花，蒼白而陰鬱的臉掠過一陣難以看見的明朗感覺：「它們多美！」

「是我向老園丁要的。」我說。

「老園丁？恐怕不是吧？」你露着懷疑的神色：「我相信那是花園主人的女兒」

「那麼就算是花園主人的女兒吧，她給我，我給你是一樣的。」

「是她給你的嗎？那我寧願不要了。」你說，將那束花擱在地上，臉上那份明朗收斂了，依舊回復原來的狀態。

這又是什麼心意呢？我撿起那束花，走出那藥味氣息濃郁的門扉，走過喧囂的街頭，沒有目的地。前面，濁黃的河水滿急的流着。我望了望那束花，已經呈現着一部分

憔悴的痕跡，我毫不猶疑地將它拿起來，投落在那滾滾的流水上，只有一個波濤衝上來，它就隨水帶走了。
默然的，一切愛與恨，都離去吧。

草園

踩着樹蔭濃密遮蓋下的小徑，十一月，風雨帶來小徑到處都是泥濘一片。

漫步出來，正是在雨後，太陽從雲層探出臉，傾斜的投落在爛泥河一帶。已是快要黃昏時候了，在這樹木深密的草園裏，在林木外的空間，瀰漫着一層淡淡的藍色的霧煙；但難以分辨出那是霧還是煙。它混雜着一陣陣土地蒸發的氣息，在每一個角落散發着。

沒有風，草園在這個時候是非常靜謐的，偶而除了那些躲在樹葉深處的蟬兒們傳出一兩聲幽幽的叫響，斷斷續續之外，一切都沉默着，彷彿沉入於亙古的夢中。

沒有風，稀薄而淡的霧煙瀰漫着，久久也懶得動一動；陽光從葉縫處射進葉園來，在樹底下，無數的枯葉凌亂地橫躺着，有已經發霉而呈現黑色的，一半早就埋入陰濕的土壤中，讓再飄下來的伏蓋着。那射進來的陽光就在潮濕的土地上，在枯葉間印上無數斑駁的痕跡。

因為是下過雨，樹葉上的水珠仍舊停滯着，不會完全被抖落下來，透過陽光，那些晶亮的水珠兒都閃耀着無數的金光；閃閃發亮，宛如一棵經過人們修裝的聖誕樹一般，那成串飽滿的果實沉重的壓垂了細緻的樹枝，似乎經不起沉重的負荷，然而，在這個時候，它們還在青嫩的時期，與轉黃時期仍有一段不會太遠的距離。

在這爛泥河上流的一帶，可說都是密密的果樹林子，陰森濃密的遮蓋着上面毒熱的陽光，使菓園內成爲一片深沉的模樣，不斷的連接過去。因此，每逢果實成熟的時節，菓園內的人家又是開始呈現一番繁忙的氣氛了。

雖然是這樣，但在果實成熟時候人們的繁忙却是充滿了歡愉的氣氛的，那不管是大人或者小孩子，他們都會隨着掛在枝頭的紅艷的果實面欣喜着，臉上溢滿了新的憧憬與希望，不像原來那樣的蒙着一層憂鬱。

在我過去的記憶中，每當果實成熟，帶來住在菓園裏的人家，充滿歡愉氣氛不用說，同時，有一些收售果子的小販們的影子開始在菓園內出現了。是成羣的，是單獨的，不分誰都爲自己的收售而忙碌着，爭論着價格。

這是在菓園內果實成熟時所特有的一種情調。樹枝、枯葉、果核，雜亂地拋棄在菓園內，沒有等到這季節的尾聲，是不加以收拾與燒化的。

在菓園內，沒有等到這季節的尾聲，是不加以收拾與燒化的。在菓園內，沒有等到這季節的尾聲，是不加以收拾與燒化的。在菓園內，沒有等到這季節的尾聲，是不加以收拾與燒化的。

生活在菓園的人們就是這麼樣的，有一時的歡愉，自然也有一時平靜的如一片死水，這其中包括隨它的興衰，隨歲月留下的痕跡，在人們的臉上，心底深深地烙印着。而擺在這眼前的事實又是生活在菓園內的人家將展開一番繁忙，歡愉氣息的時候了。那掛在枝頭青嫩飽滿的紅毛丹，那躲在濃葉深處彷彿不敢露臉的山竹，樹身高聳而多刺的榴槤，都呈現着，隱隱着成熟季節是快降臨了。

不用說，在菓園，宛如另一頁新的希望已慢慢地展開。生活在菓園內的人家，以忙碌，以歡欣迎接即將到來的日子。那是可以想像到的，在那時刻，榴槤的飄香，時光帶來紅黃的顏料，運用着它無形的細手，在每一個飽滿的果實上塗抹一層誘人的顏色，絲毫不吝惜地，每一個果實都予以一份公平的誘人色彩。

然而，似乎不等到它們呈現一片紅黃色，也可說是在生活菓園的人們最不足道而又苦惱的事。每逢到果實快要成熟之時，菓園外孩子們活躍的身影出現了，以貪婪的眼光

張望着，打量着掛在枝頭上那飽滿的果實；表情是羨慕的，期望的，他們常不會滿足自己的慾望；即使它們還青嫩，即使它們的味道是那麼苦澀，平淡；但孩子們永不會理解這些，他們想到只能夠獲得那些果子，佔有了它，便可以填補心靈中的那一份不能更滿足的慾念。

那不過是菓園中常有的事；雖然，在這時候，樹枝頭所掛着的成串果實仍未透紅，然而，在榜爛泥河邊緣的幾棵紅毛丹樹都已遭到孩子們任意蹂躪的厄運了；一些青綠不完整的果實疏落的散佈在枝上，呈現着一片切後所殘留的痕跡。在我的記憶裏，孩子們常光顧的就是這些，他們當然不敢更深入陰密的菓園去，因為他們不能不有所顧忌，雖他們的表現態度像若無其事一般。

而這一切在菓園裏是常見的現象；孩子們流露着羨慕而佔有的慾望總是難免的；當他們不能得到他們自己的那一份慾念，他們是不會滿足的，往往他們都會設法偷取。

此刻，稀薄的煙霧在菓園中久久仍停留着，陽光已降低了威力，傾斜的照在爛泥河上，它宛如一條餓臥的巨蛇，那平靜而又湍急的流水，流過菓園，直奔着逝去的歲月。一切都可能被流動，拖走，然而，對於這份情感，任憑怎樣是不能被沖刷的。

踏着火車道上，一條條橫着枕木，我來到了僻靜的孟加蘭河畔。

站在那貫通南北的火車橋頭，眺望着橋下的流水，兩岸的土地及青翠的菜園，給我的印象是那麼親切而美好。

當我踏過橋底另一端，回頭看着這全是用鋼鐵築成的，漆着黑漆的橋身；它宏偉的架在孟加蘭河上，每天笨重的火車哄隆隆地從它胸膛上轆過來，又軋過去。幾十年了，是的，幾十年來經過多少風雨的吹打，並沒有損壞它任何一部分，只是兩旁灰石打成的橋基，長滿了黑青的苔；橋面上黑色的油漆也有些剝落，橋邊高高的欄杆，不知是誰還用白漆明顯地寫了「老鬼橋」三字。

記得小時候第一次由祖父牽着手走上這橋時，心裏便浮起一陣恐怖的感覺；橋身上的鐵板、枕木之間，滿是一個個足以使人掉下去的空隙，從那些空隙孟加蘭河面，河水是清澈的，距離橋面約有四五丈高，河底滿佈許多尖刺的、圓的石塊。看到這情景，雖

沒有嚇破胆子，但免不了受一場虛驚。

祖父是一個對大自然興緻很好的人。每天黃昏，他總愛留連在孟加蘭河的火車橋上，聆聽橋下淙淙的流水，看那些隨波逐流的人在水面盪弄一陣雪白的水花。據他說：火車橋爲什麼會那樣堅固？全靠建橋時曾經用活生生的人頭填埋在灰石的橋基下面，名爲「填橋」。那時，我好奇地望了望橋基的灰石，根本沒有什麼發現，灰石是那麼光滑，打得那麼均勻平直，那有人頭呢？

那一年，祖父染了病，醫治不好，與世長辭了，家中少去個最嚴厲管束我的人，我當然暗暗高興；我本來就嚮往那些在孟加蘭河上載浮載沉的孩子，只是祖父每每都不允許我這麼做。有一兩回，我偷偷出去；但祖父彷彿知道我的目的，都被他拉了回家，使我期然俱起他來。我一點悲戚的心情也沒有。

以後，我和鄰居的一羣小伙伴成了莫逆，每天一夥兒浩浩蕩蕩闖父母到附近的板廠拾柴，事實上却跑過火車橋胸膛，到孟加蘭河上流的亂石堆之間，玩一個痛快。

炎熱的午後，孟加蘭河是極其熱鬧的，不管河上上游或下游，總有孩子的影子，

清地的光，別說一看見我們，都不敢和我們對臉。

瑪莎有一對明亮靈活的大眼睛，笑起來的時候，格外活潑可愛。她沒有兄弟姐妹，父親在外地做工，一星期祇能回家一次，母親也不管管她，養成了她像個野女孩子特有的性格。

瑪莎家裏有許多魚網、釣竿（這些是她父親閒時做的）。她知道河的那一段魚最多，每天她母親給她的功課是要她必需帶幾條魚回去。

我們這隊伙伴裏，她和我混得最熟，雖然靠近河畔有很多馬來孩子，但她很少跟那些馬來孩子玩。

清晨，等父親出門之後，我就匆匆跑到火車橋來等瑪莎，我跟她每天都約定在那兒會合，然後到她家拿釣竿，愉快的哼着歌兒，慢慢繞着河岸，到下游釣魚去。

初升的陽光，爬上了遠遠的樹叢，照射在孟加蘭河上，河水自東向西，流過火車橋，然後轉向南面流去。有時在有霧的清晨，霧濃罩着河面，火車橋處在迷霧中，只顯

我向以前瑪莎住的浮脚樓看去，希望能發現她。浮脚樓仍然存在，而且還比以前寬闊美觀了，門口的樓梯上坐着一個老婦人，面孔彷彿像瑪莎的母親。她手上抱着一個剛出世不久的嬰孩，只是沒有瑪莎的影子。

因為天氣太熱的緣故，我不便在火車橋上久留，向着火車橋及蜿蜒的孟加蘭河依戀地多望了一眼，「老鬼橋」三個字明顯地印在我的眼簾裏。

我會再踏上它庇懷抱的，一路上，我想，也許會再次來尋找那童年的足跡。

一月，西海岸那圓的季節。

你看，無數的椰絲，密密地，滴落了，在椰葉上敲打着，一聲聲，是那麼輕盈。這是我所熟悉的每一個音符，它輕輕地扣着我的心扉，使我冰冷的心像得到了溫暖的滋潤。

是的，在這美麗的椰島上，到處都長着青翠的椰樹；像許多的守哨者，不倦地，默默地探窺着什麼秘密一般。

從那小碎石路，冒着雨，我每天都要經過一片青綠色的椰林，才能回到家去。

每天打那椰林下經過，它給予我一個很深的印象。是的，那片青翠的椰林，每一株堅強筆直的椰幹，都為我的記憶裏所熟稔。

就因為它使我有太好的印象，所以我對它不覺產生一份愛戀的心情，如一天沒有看見它，我就感到像失落了什麼東西一樣的空虛。

有風的時刻，無聊的倚着窗，望着美麗的椰林，看它尖細的葉子，在婆娑起舞，勾起我有太多的遐想。

生長在這翡翠帶上的每一個孩子，不是對那蒼鬱的膠林有着愛好，就是對高聲的椰樹而感到驕傲的。

我喜愛看它迎風搖擺的風采，是的，風來時，它那挺直的軀幹是那麼纖嫩，彷彿許多窈窕的女郎，擺着美麗的身腰，跳着美妙動人的輕盈的舞一般，使人激起無限的歡欣和鼓舞。

十月，這西海岸的風，帶着雨。

雨絲朦朧，掩閉了椰葉青翠的色彩；一片白，只有看見它灰白的影，嵌在滿佈愁雲的天空，默默地，像一個沉溺在夢幻中的人。

我這赤道地帶的孩子，我不管那椰林下充滿了一陣陣霉爛的氣息；是的，在這椰林下，是那印度人畜牧的場所，那簡陋的牛棚，參差不整的依着椰林，風吹過來，帶着一股牛糞的氣息，瀰漫在整個椰林下。

這不要認爲它是多麼使你難堪，你該知道有多少人生活在它的懷抱裏？還有在它懷

抱裏，像岸的風貌。

椰林，有了它，使這翠綠的高土顯得更美麗，更光彩。

你看，它那高高的樹梢上，掛着纍纍青嫩的果實，是那麼圓大而飽滿，象徵着祖國有燦爛的希望，也象徵着祖國有着廣大而肥沃的土地。

我這幼小的它懷抱中長大的孩子，對那青翠的椰林，深深的感到無限的驕傲。不是嗎？那美麗的果實裏蘊藏着潔白的果肉和清涼可口的水，是哺育祖國每一個兒女的泉源。靠着它，使祖國的每一個兒女生活得更幸福。

你別瞧它那細小的軀幹，隨風搖搖欲墜的樣子；它却是堅強的，包含一顆堅決的心，長得更茁壯，繁茂。

此刻，那逗人飄思的雨絲，密密地滴落在椰葉上，滋潤着這樣的自然，奏起一支悠美的歌，飄到祖國兒女的心坎上。

沐浴在細雨下，仰頭望着高聳的椰梢，它尖細的葉兒刺着死灰色的天空，閃耀着點點晶亮的水光，比縱在荷葉上的露珠還要美麗，洋溢着活潑的朝氣。

我又走過椰林下了，我不是爲着要聞那霉爛的氣息，而是愛聽椰林的歌，愛着椰樹搖曳的堅強的身影。

它，這翡翠帶上的姑娘，我願唱一支戀歌，隨着風，繞着每一株椰樹的梢頭，傾訴着我心頭的戀情，當風來的時候。

於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七日稿。

八月，體育山是美麗的，多彩的，臉上洋溢着熱帶兒女開朗的笑容，洋溢着青春活潑的朝氣。

帶着一顆興奮的心，我站在體育山上，環顧着它四週的一切；我深深地感到無限的驕傲，不是嗎？它那宏偉的姿態，隱伏在這繁榮的首都的一旁，是那塵埃莊嚴肅，使人不禁產生一份崇高的神情。

八月，在體育山上有着歡欣的日子。

那龐大的默迪卡草場，密密的堆聚着一個個黑黝黝的人頭，在四根高聳的巨燈的照耀下徐徐攢動。司令台上，擴音筒正播送着雄壯的歌；一陣陣掌聲，在整個體育的空間飄盪，掌聲未散，接着又是一片歡呼聲，喝采聲；是軍警們出動了，表演着各種拿手的絕技。配着那雄壯的軍樂，在體育山上的每個人心湖裏旋盪，起落。

八月裏的體育山，每個人的心胸都籠罩着喜悅，燃燒着熱血；臉上顯着活潑的歌

笑，儘情奔放地。

那隆重輝煌的典禮，多麼使人值得去追憶呵！在這八月的日子裏。

它！體育山，它象徵着祖國的繁榮，也象徵祖國有着無限美麗的憧憬！

八月的陽光，照射在它底心懷上，它靜穆地，受着陽光的沐浴如熱帶風的儘情愛

撫。

是追憶過去的日子吧？還是尋求一個絢爛的夢境呢？不！它是驕傲的笑了，是青春的驕傲的笑；因爲，每年許多隆重的盛會都在它懷抱中舉行；它張開了它那粗大的臂膀，迎接來自各地的祖國兒女。

多難的土地終於掙脫了束縛，在美好的日子裏長成。自然，體育山也跟着祖國的長成，建立起它新生的輝煌的一頁。

靜靜地坐在它柔順的草坪上，望着那獨立球場上高聳的燈柱，它宏偉的矗立在體育山的一端，射着使人矚目的光芒，將整個體育山照得一片明亮；它沒有私徇，就像是一個站在崗上的守衛者一般。

……

……

……

阿！八月的體育山，在陽光下，在陣風的飄拂中，充滿了圓美的詩境。
輕踏着綠茵似的草坪，在它的土地上，找有着的是年青堅毅的心，和希望的信念。
燃燒着生命的火把，謳歌它，這八月的體育山。

一九六〇年八月廿三日

灘

因為河流湍急的流水時常沖崩了兩岸的土地，捲走了那被沖裂的沙土，以及人們將一些污穢破爛的東西常往河裏拋擲，日子一久，那流不掉的污穢垃圾和沙土互相混雜，沉澱在混濁的水中，任其腐朽；隨時日的增長，沙土與垃圾的匯集，河床因此淺了，污穢的沙泥逐漸增高了。

於是，在垃圾和泥沙互相混雜，互相雜合沉澱的部分，當河流的水位低淺了的時候，一小塊長圓形的沙泥河床透露了出來，呈顯一小塊的平地，半弧形的，中間較高，四週為河水圍繞着，像一個小島嶼般。在毒熱的陽光照耀下，這顯露的河床呈現一片焦黃色，是河流最能引人注意的部分。

人們傳說那是沙落或灘，為航行的船所必須避免的危險障礙。

人們總說那是沙落或灘，為航行的船所必須避免的危險障礙。不管對人，或對一切，將產生很多的不便。

窄小的河流是不需要什麼的，即便有灘的存在，即便要或過河，人們會鋪架一座橋樑，從這端到那端。而有了橋，人們當然不必涉水，便不必用船了。

灘，突露於水中的灘，人們是容易望得見的，並且明顯地望見；在那焦黃色的灘地上，除了沙土，都停聚着無數黑色的殘樹枝和葉子。這些，因為受水的浸染，都變成了黑色，夾着爛泥，發出一陣陣霉爛的氣息。

灘，當水高漲之時，淹沒了它，人們是難得看見它的，因此，不知道那兒有灘地的人，往往就不小心的撞及到它，而致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在有灘地的地方，流水時常那麼湍急地流動，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般，捲帶着憤怒的條條波光，衝上前去，但碰到了呈露於水面的平灘，隨即被割開來，激起一個個渾圓的水渦，像狡猾的小女孩靈活的眼睛，慢慢的挪動，消失。

在有灘地的地方，它的週邊，湍急流水的泛濫，那能夠流去的垃圾和沙土，有隨水漂流而去，有被旋盪的水渦捲到它的邊緣，不斷的聚集起來。因此，在它週邊水流的部份，水勢是湍急的，是深遠的。

因此，當湍急的流水衝到了灘，它那不可抗拒的力量並不會減弱，只是因為灘地的關係，奔湧的遂有了障礙，不能貿然地直奔它們的前程，於是，當它們被灘地劃開了，它們就遵循那一股湧來的力量和形勢旋成了無數的水渦，而那些隨它們流動的殘枝敗葉，當然也隨着它們盪旋的水渦而盪旋，拋棄在平灘邊際。日子一久，那污穢的泥沙和垃圾停聚多了，增加了，一小塊沙渚也因而逐漸的加長了。

難道它會不斷地加長麼？也許你要問了；雖然，我不否認流水常捲帶了許多枯枝敗葉，沖毀的沙土以及人們拋棄的垃圾等物，沉澱在水中，讓它們腐朽，讓河流充滿了霉爛的氣息，讓盪旋的流水將它們捲在灘地上，在灘地上停聚，擴展了灘地的範圍；但河流的水位並不是一定的，有時水低淺了，人們便能望見河床呈現的灘地，有時河流的水高漲，淹沒了灘地，因此，不知道那兒有灘地的人，沒有顧慮的觸及到它，麻煩也就發

因此，在那個時候，你走出來，你到河邊來了！當你發覺平時所看見的那個灘地的平灘為水沖走了，你是否會為那已經消滅的流水感到有一些驚異的表示？

一條河流與另一條河流匯合交接的地方，湍急盪旋的流水時常形成許多沙渚。那些隨水漂來的污穢垃圾和枯枝敗葉順水勢而盪旋，遺留在沙地上，讓它們慢慢腐朽，風吹過來，散播着一陣陣霉爛的氣息。

它的形成往往是使人意想不到的，一條河流，有時，湍急的流水捲帶着大量的沙土與垃圾，或者是那沖走的沙渚從上流遷移，隨河床的變動，水勢流動緩慢了，平靜了，泥土都沉澱了，互相停聚着，即又構成另一塊沙渚。

河流，隨河床的形勢流動，灘，隨流水的泛濫組成，它們，歲月永是那麽平曠地，無奇地。

此刻，你又佇立在河邊了，凝望那旋盪的流水，你是否有什麼感想？



魯 莽

(一) 翡翠帶似的多情河

(二) 寬恕了他

(三) 橋

(四) 陽 光

翡翠帶似的多情河

在那綠樹蒼然的山麓下，是一道充滿活力的溪流，清冽鮮潔的溪水，像一條清晶的翡翠帶，分隔着碧油油的郊野，由北向南款款的漫流。臨近碎石路旁的地方，有一個經人工雕琢的小瀑布，盈盈的流水震怒的高下來，構成一幅透明的水晶簾，衝擊在褐紫色岩石上，水聲嘩嘩的吼叫，點點銀色的水花，在岩石上飛濺、跳躍。沿岸疏朗朗的長着濃密的灌木，馱負着黛綠的藤蔓，互相攀繞、擁抱，把溪流緊緊夾起來。縱使不泡浸在溪水裏，也有一股清涼的感覺。這是朱君遊過暗邦多情河回來的時候告訴我的。地段最妙的是下點霏霏細雨時，繁雜的雨點彷彿無數蜻蜓翹起尾巴，輕盈地點落在平靜的河面。遠望北面傲立的山峯，晝被雨絲織成的網籠罩着，淡淡的露出一片朦朧的靄那，似乎冉冉地遠去，與灰暗的雲天凝成一體，若有若無，不由你不覺入一種神秘的境界。

多情河？我靜靜地尋思着這個美麗而陌生的名字；我不相信在那荒山郊野的地方會八英雄而已，所以我想遊多情河的願望很快便實現了。一個和煦的晴天，我們七個備許多情河的朋友，在微風股股吹送中，沿設需那路前進。

我們由暗邦的街市折進一條筆直靜靜的碎石路，剛剛經過一片蒼鬱的膠林，人家漸漸的稀少了，景象漸漸地寬潤了，草坪上的野花凝神的聽聽鳥兒的吟唱。兩旁盡是平坦的菜圃，圍繞着矮矮的籬笆；鮮嫩的蔬菜一畦一畦整齊的排列着，和籬笆外荒蕪的草地比較，真是一個強烈的對照。有兩三個農夫，他們都默默的工作，背着唧筒沿菜畦噴射魚藤汁，令人有着田野中的感覺。而那遠在菜圃外的郊野，林叢，高高低低的直鋪展到遠處綠互的山脚下；那些淘洗錫鑛所遺下的沼澤，便像一面面明亮的鏡子，嵌在綠色的地氈上。

開朗的碎石路漸漸地彎斜，漸漸地接近右邊的山崖，折進幽靜的林蔭裏去；山坡上

高入雲霄的野樹，均生得巍然蒼鬱，綠蒙蒙的擋住毒熱的陽光，人在山麓下走，既清靜，又陰涼。我們彷彿走進一個新的境地裏，不期然的挺一挺胸膛，深深地吁了一口氣，猛然聽見林蔭裏有潺潺的流水聲，像溪水擦過頑固的沙石發出微妙的漫歌，隱隱約約的從山麓下飄送過來，比繫繞在琴鍵上的旋律更悠揚動聽。「到達小橋，便是多情河了。」嚮導愉快的說，水聲越來越響亮，顯然的，多情河離我們更近了；我立刻像在夢中驚醒轉來似的，再不顧追尋流水聲的來源，全神貫注的對着挨近身旁的山麓，眼睛不住的逡巡着，盼望多情河迷人的倩影。

在山麓下的小橋上，便看見一個美麗的瀑布，潔白色的溪水自五六尺高的石階上沖瀉下來，整整齊齊的像一面低垂的簾子，懸掛在石壁上，注下面深邃的小潭中，隆隆的發出振撼心弦的響聲。岩石上有許多突起稜角，瀑布流過，便激起晶瑩多芒的水花，在奔騰的水面亂跳亂舞，乍看像一隻隻有生命的小生物，興高彩烈的在岩石旁舉行週旋舞。潭上瀑布岸邊的石壁，兀突的露出一塊嵯峨的怪石，穩固的嵌在臨近瀑布瀉落的地方，恰好阻住岸壁沙土的崩滾滾落，增添瀑布的壯麗。自小潭而下，兩旁都是石紋清晰的岩壁，漸漸向外平斜、寬闊，使小潭溢出的流水溫柔平靜的穿過小橋，循着山麓

我們也許是被奔騰的水聲所攝服了，默默無語地坐在平滑的岩石上欣賞眼前這自然和人工混合造成的奇觀，在炎日下奔騰的現勢，和心頭最積的煩惱、苦痛、悶悶、新陳着水面泡沫破碎了，消逝了。腳下的水門打石階，被雨淋水沖留下一層赤褐色的痕跡，淡淡的掩沒原來灰白的色澤，上面不知拾誰歪歪斜斜的寫着「多情河」幾個紅漆小字，還很清晰明顯的，據說這就是多情河命名的由來。每遊歷一個地方，我總喜歡探求那一個地方名稱的來源，我猜測美麗的地名總該有一段動人的故事，才能顯出名勝的神奇。我彷彿曾經讀過一篇多情河的文章，說多情河是美麗的，是青年情侶的伊甸園，他們在黃昏薄暮的時候，雙雙陶醉在多情河擁抱的懷抱中，度過生命旅程中最快樂的時刻；但是，人間的悲劇永遠是藏匿在歡樂的背面的，當歡樂達到極點的時候，悲劇的陰影便悄悄的籠罩下來——他們以恣意享樂的態度，在多情河畔造出許多罪惡而慘痛的悲劇，沾污了美麗的多情河。……是麼？清靜的多情河也會蘊藏着罪惡的陰影麼？我半信半疑的凝視着緩流的流水，潔白的岩石，沒有半點纖塵，一切都是美好的；在這清靜的境界

裏，我實在不願意去思索一些無謂的問題，徒使自己討取沒趣。太陽擺脫山巒的阻擋，從峯頂探出了半個溫和的臉孔，愜意的微笑着；那淡淡的陽光照射在我們的身上，映出一個個矮小的影子，僵臥在清澈的潭裏，隨着水波振蕩而伸長，腫脹了。雖然說有陽光，但潭邊終是陰涼清爽，我們完全忘記林蔭外正是炎熱的晴天。幾個女同學逍遙的坐近瀑布邊的石階上，把赤光的腳踝伸到瀑布上，像小孩子似的亂攪亂踢，弄得水花四處飛濺，險點上泛起天真純潔的光輝，烈着明盡情的歡笑。

離開瀑布，我們繼續沿着山麓向前走，諦聽林中的鳥啼、流水聲和遊人歡樂的笑語。潺潺的溪流，代替了淅約的琴音。碎石路筆直的鋪臥在山麓下，山並不是怎樣出奇，也不見得很高，像一個龐大的土丘；一片蒼綠的蕨類植物扶着巖蔓，一處高，一處低，參差不齊的鋪展在一叢叢的林木下，掩飾着赤褐色的山崖，替崗巒披上一襲青翠的衫裙。當我抬起頭，就在我眼前出現了另一片奇異的天地——對面聳峙的山峯，嶙峋的立於雲端，形勢雄偉磅礴，峯尖頂着天；從山麓傾斜的攀緣到峯頂，層層疊疊的羅列着葱籠的綠樹，一簇簇的聚合成一片，映着藍的天光，默默的變化着，格外顯得枝梢披瀝；尤其是重岩疊障的峯頂，斜斜地鑽出一枝濃密的樹梢，渾圓的，平齊的，像似由峯

深及陡峻，沿河而出，水面上常常可以看見一塊塊的石頭堆聚成一道小道，阻擋着輕流的溪水，喧說道是遊人堆聚的，他們們望能使溪水高漲些，好可以暢快的游泳。但是，溪水天真的笑了，悄悄地從石隙裏鑽出來，揚起潺潺的歡笑和歌聲。它有自己的期望和幻夢，它要奔向迢迢的海洋，會見來自各地的朋友。——你聽過多情河的訴說嗎？

儘管多情河裏沒有纖長的水草，沒有繽紛的落英，沒有青翠的浮萍，人們總是喜歡她的。一顆顆綠色的油木，挾着纖弱的藤葉，稀稀落落的羅列在河的兩岸；密集的林葉互相衝撞，與附的藤葉都含有詩意的雜響着，深處的，幽暗的，隱隱着猜不透的隱秘與神妙，埋葬着自然的秘密。中間的一段，沙拉品壟平坦，都被游泳的青年男女佔據了；他們沐浴在溫柔的多情河懷抱中，或載浮載沉的暢游，或愉快的追逐着，每個人都為這美妙的景物所迷醉了，每個人都洋溢着滿懷的欣悅，泛濺起滿臉的喜色。啊！打開我們塵封的心靈，向着璀璨的陽光，歌唱我們驕傲的青春，拾回我們失落的童心吧，在這悠美的多情河旁！

「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站在多情河畔，浮現在眼前的是一個綠色的世界

——綠底山，綠底樹，綠底郊野，多情河就像一條晶瑩的翡翠帶，靜臥在這綠色世界裏，給人以柔美的感覺。岡巒、溪水、瀑布、郊野，人間還有甚麼能與這些媲美呢？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山影與波光默契中，融入了我們的性靈；苦痛、煩悶、枯燥、向東，一切可詛咒的東西都遠遠的離去了，我們的心田裏只有多情河的倩影……

……

……

……

行茄子，就因為畚築得高，兩旁又有深潤的小畝，才沒有被雨水所淹沒。而園子裏其他的農作物也因聽祖父的話，提早收割，現在已割得七七八八了。

我小心翼翼地涉着水，循着模糊的畦道來到了河畔，心頭不禁一怔——河床裏的水漲溢到兩岸，白茫茫的，浸沒了兩岸的草地。破爛的小木橋像一片漂浮在浩茫大海裏的木筏，在洶湧的水面顛抖；強大的、富有衝撞力的河水，彷彿剛從山洪裏跌落下來，憤怒的衝着橋樑，嗚嗚的怒吼。我毅然的跨上橋，鎮定的裝好魚餌丟下去，但是，那輕盈而微小的浮子怎樣得起河水的衝蕩？一放進水便漂浮起來，連魚餌也露出水面。依照我往常的經驗，在這時候垂釣，無疑是跟那個用直鉤在渭水河濱垂釣的姜尚一樣——空手而歸。但我不願急速離去，而極願盤坐在潮溼的橋板上，消磨這個短促的黃昏。

這塊清靜的河畔，我會花了好幾夜的工夫，想了又想，改了又改，給它一個我認為最動聽的名字——夢的搖籃；的彈，孩提時，我會天天在這兒玩水，探摸河岸上的野花。但我那編織美夢的時代，現在已隨着橋下的流水逝去了，我還有心情去玩水和探摸野花麼？不過，儘管我的心還隨着年齡不斷的變化，我仍然深深地愛上這塊夢的搖籃。

我慢慢的拿起魚鉤，垂放到渾金的黃水裏，奇怪，我的手竟顫抖起來，一股熱熱的熱流從腳底直往上衝，衝……流過頸子，直衝上頂門；心裏的怒火，也像蘊藏在地層下的岩漿，忽然爆發了，熱騰騰的在胸腔裏騰滾；同時，眼睛也冒出了火，恨不得立刻把他吞嚥下去。我勉強按捺住激盪的心情，裝作若無其事的低弄着釣竿；但那雙呆滯的眼，僵硬的身體，只有增加我的憤恨，提醒我三年前的舊仇！

我家門口，有一片紅毛丹園。當紅毛丹成熟的時候，紅艷艷的，毛燦燦的紅毛丹，纍纍的壓彎了枝，真叫人垂涎。望着那將紅透的紅毛丹，我們的心頭都孕育了許多美麗的憧憬；我和弟妹商量妥當，準備運載到巴剎去買，學做些小生意；所以，不論清晨或夜晚，我們都像巡邏兵似的，輪流看守。

那天下午，外埠來了一位朋友，爲了盡地主之誼，我不惜冒着烈日到車站去迎接；

而且，還幫助他尋找安置的地方。東奔西跑忙了半天，弄得一身臭汗；回到家裏，已經是黃昏了。我覺得疲憊極了，眼皮沉甸甸的，躺在藤椅上打瞌睡。當我剛瞓上眼，就被三弟搖醒了。

「甚麼事？」我無可奈何的睜開眼。

「有人採摘紅毛丹，還用石塊威嚇我們！」三弟急得要哭出來。

我不能再睡了，頓時，彷彿有一顆炸彈落在心坎上，爆裂出憤怒的火焰，焚燒着我的胸膛，瘋狂的跟着三弟奔跑出去。

「你們爲甚麼任意的採摘我的紅毛丹？」我厲聲的喊道。

那傢伙——這村子裏有名的「三星仔」，也許知道事情的嚴重，將那隻擊折着紅毛丹的手，很迅速的縮回來，吐掉口裏的果核說：

「採幾個吃吃不行麼？」他的生硬的福建話，嘴角掛着的令人氣憤的優笑，和那兩個漲得滿滿的褲袋，使我氣得像野獸般的咆哮着，兇狠地把他驅趕出去。

這一晚，我幾乎沒睡了幾個鐘頭，整晚都在想着對付的辦法。但是父親的話，可由他去吧，我和他父親是同事，大家吵起來不好，橫豎我們沒有損失多少。」成爲我計劃

守候着，趁他再攀上枝幹，嘴角掛着一絲優笑的時候，我盡力把拳頭揮過去，「啊！」他驚叫了一聲，拔脚向籬笆奔逃。眼看着他那腫脹的身軀艱難的倉卒的翻出籬笆，我的心頭掠過一陣勝利的欣喜，我恍惚成了一個勇無匹敵的英雄，站在埃非勒斯峯上，喜溢眉宇的俯視腳下的世界。

那小流氓嘆了我一拳後，竟暴露他的劣根性，不擇手段的向我們報復——誣說弟弟參加甚麼野子黨，三更半夜包圍他的家，這還不算，更哭哭啼啼的，像含了天大的冤屈去找阿章叔，要阿章叔看在同宗的情份上，上門和我們「清算」。阿章叔在聽取一面之辭下，竟拖着那小流氓的手上門來了。

「小孩子爭吵總是難免的，」站在我家客廳上的阿章叔完全忘記和父親結義之情，兇狠狠的說：「但半夜包圍人家的屋子，這成甚麼道理？哼！我們姓柯的人是叫人家白欺侮的麼？……」

父親向來喜歡抱住那套甚麼「化大成小，化小爲無」的哲理，寧願息事了之，便從

廚房裏拉出嚇白了臉的弟弟，當場拍拍的刮了他兩個耳光，又加了一拳；縮在椅背後的三弟也却數難逃，吃了一個耳光，教那小流氓那掛着的優美的嘴角裂得更長更難看了。

憤怒使我再也理不了父親的教訓——在長輩前面要低聲受氣；管不了阿章叔是我所

尊敬的乾爺——不，我在恨他，恨他丟了我的臉，我厲聲的說：

「你們甚麼大字姓我可不識，你們姓柯的真有臉皮，做了賊還有臉上門來哭訴。

好，小流氓，狗生的，再上我們的紅毛丹園，可得當心你的狗腿！」

「住口！」父親喝止我，向阿章叔說了一大堆好話，把他們送出門去。

事情便這樣的不了了之，只有我們含了一肚子的委屈。

憤怒、悲哀搗毀我們原有的憧憬。「與其請人家採摘，倒不如自己吃！」我和弟妹

打定主意，第二天便來着三七廿一的打了一場「牙祭」，還採了好幾大籃送給左鄰右

的親戚朋友，樂得他們睜起眼兒連聲說：「多謝你啊！多謝你啊！」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姓柯的那小流氓，臉皮的確狗厚，當天下午又悄悄的攀過籬笆，溜進來，到後面

氣息。

「釣魚麼，小狗子！」祖父仰起頭問。

「嗯！二我應着，逕自往河畔走；我要藉着河畔的幽靜來消却心裏的怨氣。

關於處世的態度，我一點也不懂；父親的低聲下氣，我總覺得是懦弱的表現。我不知爲了甚麼，老幻想著有一把手槍，一顆子彈，那麼，我將不憐憫的扳動關鍵，碰的一聲，讓子彈射向那利家的小流氓。

望着渾濁洶湧的河水，我回復到目前的情景中，回憶他那兩隻呆滯失神的眼睛，使我剛才的怒氣漸漸消失了，倒可憐起他來了。我懦弱嗎？我默默的咀嚼着這句刺傷我自尊心的話。現在，他是孤身隻影的出現在我面前，若說報復的話，我可毫不費力的制服他，給他顏色看；但我並沒有這樣做，我是受過教育的人，理智告訴我：以武力制服弱者，是極野蠻、極低卑的手段，我不能違背理智，感情用事。這回，我才明白了父親的話。宗教家說：「能恕七次太少，應該有七十個七次。」我知道應該怎麼做了，雖然我並不信仰宗教。

我不想再釣了，蒼茫的暮靄已經籠罩着河畔的林薄，遠處的山巒、林野是一片朦朧。輕踏着滑溜溜的泥濘，我回轉頭偷看他，依然木然的站在橋上，俯下頭看那往下奔流的河水。我輕輕地對自己說：「寬恕了他吧！」

他寬闊的胸襟是怎樣的寬闊，黃昏的蚊子是怎樣的猖狂，我聽喜歡孤獨的兀立在欄上，望着西下的夕陽和繽紛的晚霞；或者盤坐在橋板上，俯視橋下涼涼的流水，永無止盡的向東奔流。

今晚，我又孤獨的兀立在欄上；夕陽方才下山，平靜的藍天有羣羣的歸鳥。蕩動的河上是一片金光，隨着細細的水波蕩成一條條金蛇，那是晚靄的倒影。岸邊淺水處，有一隻紅色蜻蜓，彎着紅紅的長尾在水面上起舞，一圈圈的小水盪便一個接連一個的滾到草叢裏。

我並不是到這裏來逃避現實，也不是到這裏來欣賞蒼茫的夜景；因爲我還年輕，現

實對我還是一個纏綿的東西；而且，展開在我眼前的一切都是那麼璀璨美好，像田園裏金黃的花穗，給農夫帶來一個美話的憧憬。然而，我却深深地愛上了這座平凡的木橋，它給我帶來一個深切的懷念，使我恍惚像站在一個親人的身邊。……

橋是甚麼時候橫架在這河上？是誰築的呢？我根本不知道，我也無從知道；我僅知道：後園外面有一座橋，一座平直の木橋，橫架在河面上。因為我是祖父的長孫，按照家鄉的風俗，長孫是家庭的未來承繼者，是家裏的一顆明珠，所以祖父老是監視着我，不准我隨意的跑出園子；後面的那扇「可恨」的門，便把我和橋隔開了，遠遠的隔開了。

是十歲的那一年。我剛讀完「增廣賢文」，祖父便帶我和弟弟去進學。學校就在村子附近，離家有一英里遠，不用一頓飯的時間就可以趕到；可是，一輪殘月靜靜地掛在窗外的樹枝上，祖父便把我們從溫暖的被窩裏拉起來，又催促我們去洗臉了。

太陽紅艷艷的抬起笑臉，園子裏的苦瓜棚、芋葉、甘蔗都是一片金黃，甚至麥畦上沒長草的泥土也是金黃的。籬笆上的大紅花，一朵朵地映在綠色的葉叢裏，格外的誘

引。……

下捉魚、嬉戲，在河水的懷抱裏度過一段快樂的日子。

但是，祖父給我的自由是短期的，有一回，天氣實在太悶熱了，我和弟弟不約而同的把衣服和書包甩在橋邊的橡樹下，便撲通撲通的往河裏跳；又加上幾個小伙伴，我們簡直忘記了宇宙的存在。沿着河流，追逐着小魚，我們組織了一個追求「桃花源」的探險隊。輕風微微地吹拂着，清涼的河水浸着身體，我們彷彿吃了一杯清涼甜蜜的冰淇淋，心底有說不出的愉快。直到夕陽的紅光染遍了半片西天，我們才依依不捨的循着流水回來。

回家後，我們都被媽媽罵了一頓，因為弟弟的衣服不見了；祖父雖然沒有說甚麼，

默默地坐在門前抽煙，心裏彷彿在思索甚麼。果然，第二天放學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走過橋，祖父早就在橋上等待了。他等我們進門後，便把門鎖上了。

我很，我很這扇可惡的木門，這這可惡的籬笆，它奪去我們的自由。在我和我伴之

間劃下一道鴻溝。

孤獨的日子是漫長而難過的，每天除了上學做功課外，我還要讀那本厚要要的一「語考」，我幾乎恨透了這些日子，恨透了祖父——恨他教我讀這本沒有圖畫、滿頁盡是黑字的書。但祖父却嘻嘻哈哈地說：「狗仔，你要好好的讀，將來對你大有用處。」接着又搬出一大堆我聽不懂的話，甚麼現在沒有「科舉」啦，「書香之家」啦，唉，多得教我一點也聽不入耳。「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我嘴裏雖然呢呢喃喃唸着，心早飛出雲霄——回味着小三子告訴我的話：「前天，下了大雨，小河漲滿了水，我們站在橋上，一個個筋斗翻下河去，嘩啦，多有趣……」

我想起橋，想起小河，想起冷涼涼的水；我也想起門——上鎖的木門，想起厚厚的籬笆；……呵！寂寞不自由的日子！

……

……

「快走，快走！」祖父遞給我一把雨傘。

「弟弟呢？」

「早回家去了。」

我默默地跟着祖父，橫地裏射來的雨，無情的淋濕了我的白褲，我不禁打了個寒噤。

「快走，小河的水要漲滿了，等會恐怕不能回去。」祖父再度的催促我。

真的，小河已經漲滿了水；渾濁的黃泥水像山峽裏沖下來的山洪，急速的向前翻滾，漸漸地，水越漲越高，慢慢地向兩岸漲溢、擴大，像一條大蟒蛇，張着大口，吞沒了綠油的草地，變成黃濁濁的一片。小樹浮在水面，兩端像沒着地似的連着渾濁的水；河水沖擊着橋樑嘩嘩的響着。

祖父緊拉着我的手，涉到黃水裏，一步一步慢慢地向橋上走去。我的心在不停地劇跳着，像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的抽動。當腳底觸着橫板時，我急閉起兩眼，讓祖父緊拉着；橫板隨着河水的衝擊，一抖一抖的幌動，我不禁驚叫起來：

「啊，真危險得很！」

然而，一切的驚慌都是多餘的——祖父一手撐着雨傘一手拉着我的手。穩健地一步步跨過去，嘩嘩的水聲在腳下怒吼。

第二天，太陽從對面山上抬起慘白的臉龐，後園菜畦邊的小溝，還留下一窪一窪的雨水；走過去後，便留下一個深深的腳印。

我順着小溝的流水，溜到木門口，籬笆上青綠的藤葉都塗上一層黃白的泥土，顯然的，昨夜的河水已經漲到籬笆上了。從木門的縫隙裏，我突然發現一個奇跡——木橋不見了，乳白的河面上，兀立着幾根光禿禿的樁基。我不由的驚怔了，趕忙踏着原來的腳印，把橋被水沖走的事實告訴祖父。

祖父似乎甚麼都懂得，蒼老的臉沒有一絲驚奇，淡淡地說：

「這橋雖然不難建，沒有車子坐，但比橋樑所有的『普通車』不同，沒有車輛可坐，可是大家都講體面，改坐花車，我們雖然沒有能力坐花車（那時還沒有汽車）難道連人車（人力車）也沒有能力坐？」

「喜日一天一天的迫近了，公公才匆匆地搭了這座橋，一來可讓花車可以直接通過來，二來親友賀喜的也不用涉河，而且以後還用得着；公公辛苦了一下又算得甚麼？唉！一幌就是十多年了，人都老了，木橋經不起風吹雨打，自然要被水沖走了……」

真想不到，這座橋的建築者，竟是我親愛的祖父，我當時是多麼的驕傲呀！

幾天後，在全家人的幫忙下，祖父又在光禿禿的橋基上架起一座橋——一座嶄新的橋！

鄉村裏的泥土路是蜿蜒崎嶇的，它彷彿是一條大脈管，彎彎曲曲的由這一家通到那

一家，然後分成許多岔路伸到村子裏的每個角落去。這座木橋，就是大脈管的銜接者，每天清晨，人們踏着露珠迎着熒光，踏過橋的胸膛，向巴剎、工廠裏去；黃昏，他們又拖着疲憊的雙腿，踏過橋的胸膛，走向溫暖的家。

x
x
x
x
x
時間是多麼快呀！等我已進入中學，等我體會會得出祖父教我的那首「天淨沙」，

等我站在這座橋頭上，低吟着「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時候，我的祖父却不在人世了！夕陽已經西下了；平靜的林子下有一層蒼茫的薄霧，悄悄地壓在河面上；村子裏的

人家，燃亮了點點的燈光。
撫摸着裂痕斑斑的橋面，我又惦念着天國裏的祖父；我不禁合起雙手，低聲的祈

「祖父，願你在天之靈安息吧！」

濃綠的葉間閃爍下的點點金色的陽光，像無數顆眨閃着的小眼睛，那麼嬌媚、撒野、活潑而又表現得那麼親切的儘在我的肩膀上跳盪，在我的週際舞踊，擠眉弄眼的告訴我一個綺麗的佳訊：燦爛的陽光驕傲的敲開了乍晴的窄門。

像馮燕於前方一個溢滿誘惑的招引，沒有罣碍，也沒有牽曳，以堅毅的腳步蹂踏着鬆軟濡濕的泥沙，我愈熱的朝着這箇瀕近爛泥河的蜿蜒的小泥徑走去。雖然我沒有那份自詡的狂妄，誇說這箇走過許多尋覓陽光的人，由許多矯健的步伐經年累月的踐踏出來，泥徑會填滿我纖弱的腳印，泥徑上的每一粒沙每一片落葉都埋藏着我的青春，我的年華和我的生命；但這裏的一切確實全對我懷着一種親熱的情意，不啻是一支卑微的野草，一朵單純的小花，一根像虬龍盤踞的根鬚，或者是一片綠茸茸的苔蘚，它們都能準確的辨認我輕細的足音，親暱的展露笑容向我點頭；連草坪上的小竹枝也鼓擊用翼歡欣的躍躍，正如一個委身於「芭蕾」領域裏的女孩子愜意的炫耀她輕盈的舞姿。對於這一

羣酷愛陽光的子民，我怎麼會忽畧它們所獻予我的盛情呢？尤其是攀纏在疏朗的矮籬上的牽牛籬，更熱誠的捲起支支藍而且紫的小喇叭，彷彿是要指向青空，指向某一個未可預卜的地點，高奏雄壯渾厚的進行曲。

請聽樹梢葉叢間的清越的鳥聲吧，巍然矗立在河堤上的傲岸的大雨樹好像不願辜負陽光的寵臨，高高地舉起無數粗壯堅強的胳膊擊向寬遠的藍天，剛毅的托住了綠雲般的葉幕，慈祥的供來自各個角落的鳥雀集聚在枝梢作暫短的棲息，縱情的參加歡樂的陽光歌唱會，嘹亮喧鬧的爭報晴朗的訊息；一片婉轉和諧的韻律節奏，美妙的融和了麻雀短促的調歌，白頭翁詼諧的對白，畫眉清脆的急嘯，喜鵲婉舌的啼唱……牠們都滿腔虔誠的掌握自己獨特的音調高聲播揚，互相傾訴蘊藏在靈魂深處的架語，赤裸的寓寄胸懷偉大的抱負與凌霄之志，歌讚生命永恆的光輝，誰說這些聰慧的羽族不是一種屬於晴天的美麗豐富的點綴呢？

在我浮樸的想像中，赤道的陽光是最晶亮最熱情的，當晨霧散清，驕陽彷彿有意證明它強大的光芒和熱力，威嚴而慷慨的以白燦燦的金輝傾注在廣袤豐腴的土地上，吻遍每一寸土地，給萬物以生命的裝飾，試問在這這寬廣的疆域裏，還有誰敢不承認這陽光的力量嗎？

像一片薄霧在茫茫的港灣裏的靜裡浮萍，像手裡倒換葉的嫩枝，圍繞於圓渾的人海，我恐懼的在這喧鬧的部門邊緣停下來了；帶着一種生怯的歡欣，我輕輕的叩到一扇張貼着「有房出租」的紅標貼的樓門，冀期於密密麻麻的新舊樓閣上能分到一枝棲，以免現我的實際的夢囈；我終要活下去的，終要有一個暫時的棲巢藏息的。

我清晰的記得，待租的僅是廢餘的兩棟似蜂巢般的狹隘的小房子，空空洞洞的彷彿正期待一個需要它庇蔭的人，廢續的扮演另一個歡樂的或感悲的故事。——靠近樓梯口的一間是昏暗的中房，委瑣的擠迫在房間與房間的陣列裏，黯綠色的牆壁沾染着許多碍眼的污點，但沒有一個與外界相通的窗子，甚至連一個可以透露些光線的洞眼也看不到，薄薄的一扇木扉扇閉着一室的陰沉鬱悶；毗隣廚房的一間侷促的尾房，斑剝的磚牆潛積的深嵌着一個高大寬敞的木窗，幾片恰如風暴刮裂的芭蕉葉似的窗帘醜陋的掩翳

人為什麼常孤獨的踏着自己短小的影子佇立在酷烈的陽光下，像一個被人遺忘的白癡，默默地膜拜太陽的虔誠心意了。

我一向喜歡迎着明亮的陽光和沁涼清新的氣息在新居窗外的羊腸小徑上踱步，這裏沒有名山勝水，沒有奇花異草，只一條混濁的爛泥河替它鋪上一道明潔的邊緣，一棵綠意盎然的雨樹為它高撐一片平靜柔和的春意。我記得泥徑的盡頭崩潰的堤岸上就是一列還沒有完全傾頹的籬笆，成排高矮參差的灌木以翠綠的弧圍圍夜的環繞着那個淺淺的小塘沼，靜止的滯留着一片既不會枯竭乾涸也不會氾濫強溢的褐綠色的涼水，木然無睹於遠近樓宇的櫛比聳立以及詭譎的人世的幻變；迴響着的顛顛的漣漪和魚蝦咳嗽的小圈暈，彷彿一個個閃爍着光彩的空茫的希望，經常殘酷而凌厲的擺弄那個一臉風霜的老漁夫滿懷心事的撒下漁網，像一隻孱弱佝偻的水禽，可憐的泡浸在冰冷的水裏，又在蒼沉的絕望嘆息聲中，遲疑的驮負着空無的魚籃默然的離開，這難道是他所付出的努力不足以換取些微的酬報麼？我正思索着，祝禱他繁茂的眉峯也有一個綠樣的晴天，在陽光降臨的塘沼上。

飄落病態的樹影淺狡的庇護，深露自己的靈魂沐浴在陽光明晃晃的金輝裏，我傲情，輕微的，輕微的在藍天的裙裾上播撒一個個飄浮的標誌，像雲掛在青年人心坎上的一層變的光彩。在這金色的陽光下，林子和遠山靜靜地站立着；紅夢和野草親密的囁囁細語着；迎風吹擺的翠葉悄然地閃爍着點點金黃的鋒芒，是千萬顆眼睛的誘惑；長流不歇的爛泥河也數抹着滿臉的光彩；這一切的形和影、光和色、明和暗，都像清淨的醇醪傾注我滿溢的心杯，使我疲憊的軀殼與孤刻的靈魂快要消於狂喜的生命交織的光圈中了。

我將堅定的抱着一個這樣的信念：懂得尋覓陽光，熱愛陽光的人，才懂得珍惜生命的春天，懂得青春的驕傲；因為艷麗灼燦的陽光永遠是一種力的招引，永遠是一種熱的鼓舞，像跳躍着的一朵歡欣的微笑恆古綻開在睿智的心原上。然而僅一瞬間，我恍惚從自己可憐的幻想的幻覺裏，看到那個垂掛着醜陋的幔巾的離子鮮明地映現的景象，看到無數蒼白貧血的臉龐痛苦的在窗下的那個黑暗的潭潭底遊蕩。

那是在這繁華的都城裏的一條極長的陋巷，長長的像涸竭的河床慵倦的僵臥在高榻雲霄的樓宇間，困惑的喘息着，全然不疑寶文明的遺棄和貶謫，冷酷的以一種落寞鄙夷的神情飽看事態的炎涼，去撥拾一個消逝的輝煌底殘夢，只是平坦的碎石路裡已經殘缺

破裂了，百孔千瘡的鏽刻這車輪碾壓和脚步踏踩的痕跡，燥熱的塵埃着高懸在堂皇的樓閣上的人們唾棄的污穢的賄賂，漸漸腐蝕，緊黏在積水跟泥漿裏；沿着高聳的牆垣的兩道淤塞的溝渠，也不曉得有沒有流動，凌亂的滯積起數不清的渣滓，讓成羣的蒼蠅恣意的飛舞於濃郁的腐爛腥臭的氣息中……一切都毫無掩飾的暴露陋巷所蘊藏的弱點——貧瘠、瘡癤、醜惡、齷齪、淤滯、卑陋，組合一幕慘淡陰森得像墓墟般的畫面，即使外面是一個燦亮的晴天。但誰會知道這裏依然濡沾上人的味道，許多憎恨着它而又深戀着它的蒼然的揚頭仰望頂在屋簷的細小的藍天，遠觀昏黃的日影倉卒的掠過顛簸的橋頭，又遁去了。……

夜來了，一抹柔和的夜影徐徐地在牆內移動，急遽的湮沒了一切，陋巷裏開始飄浮起糞穢腥眼的燈光，迴盪着陣陣喧囂的聲浪，彷彿正以它生命僅有的青春和瞬息的光輝赤裸裸地呈獻給萬紫的夜神。而淒白不健康的光暈瀟定的飄蕩着，像無數疲憊的眼睛冷冽的瞞着仗仰它苟延的人緊張的株守自己的小擺槓，以善於操作的雙手，以擅於騰挪的靈便的肢體的人羣，兌現一個微末的慾望，迎送一長串逝去的以及還沒有完盡的日子。

們野蠻溫存的屬於夜的窩兒，雖然頭髮是誘惑性的蓬鬆，嘴唇是挑逗性的朱紅，瘦削慘白的臉龐緊貼上厚厚的鉛華，但環顧在慵懶的眸子外的黑眼圈，蘊藏在心裏的創痕殘能觸飾剛體上與靈魂上的困頓？強牽一線迎合的媚笑，在門檻上，在溝渠旁，在牆下，一個個幽靈似的木立在那裏，期待每個跨進地獄之門的遊魂，在她們身上捉摸一點野性的滋味，獲得一點獸性的滿足，永生的淪落在沒有陽光的海灘中，但這是她們所心甘情願的嗎？「明媚的陽光不是屬於我的，我永遠不會得到陽光的恩澤！」我分明聽到一個淒愴悲憤的呼喊，絕望的新說深沉的怨恨，像北極南溟的海一樣。……

我殷切的渴望：一輪瑞光萬道普照在人們心頭的太陽！



于青

- | | | | | | |
|-----|----|---|----|---|----|
| (一) | 蕲 | 想 | | | |
| (二) | 心 | 曲 | | | |
| (三) | 叮 | 嗒 | | | |
| (四) | 坤 | 蘭 | 行 | | |
| (五) | 藍天 | · | 青山 | · | 綠水 |
| (六) | 圓 | 家 | | | |

斷想

是一個寧靜而又安詳的假日。

門簾上垂掛的風鈴，在清新的晨風中，輕快地起舞，擊發出清脆悅耳的叮零聲，似啼鶯婉鳴於深樹間，又似清水流出幽澗；柔美和諧的旋律，似乎在彈奏着一支動人的名曲，緊扣我那靜如止水的心湖，也微微地起了魚鱗似的漣漪，我羅慵懶地躺在床上，可我的心靈却早已淨化，化成一股輕煙昇華到雲端，塵世的雜想，世俗的念頭，已經給這優美的鈴聲所打消了。

孩子們清脆的笑聲，在窗外迴盪着。我想：晨風吹拂的窗外，該有另一番景致吧？

應了孩子們的感召，我步出了房間，浮身於明亮的陽光下。湛藍的天空，飄浮潔白的雲兒。

……

車輛，把喧鬧或春泥——人生何不是如此呢？當你平步青雲的時候，你的氣概可以連霄漢，一旦你失勢時，還來不及翻身，就被先迎奉拍媚你的人，踏在腳底下，絲毫動彈不得。

天真活潑的孩子們，最富於同情心，他們爲了憐惜黃花的飄零，捧着瓷碟，隨着花瓣的飄落而奔跑，他們是那麼有耐性地守候着，即使只盛到一小片沒有沾塵土的花瓣，也立刻爆出發亮的笑聲。

望着他們那種憨態，不期而然地想起七年前，在故鄉的小河邊和我共捕飄零的黃花的英姐來。

時間像風一般疾速地飛逝，如今，我們已經天各一方，不能終日相守在一起。我爲了未來的職業，遷居於這綠色的海濱，而英姐却投入伏龍山，繼續她未完成的學程。

天不從人願，好幾次，我們都設法聚居在一起，人爲上的困難，力量薄弱的我們，是無法克服的，迫不得已，我們忍痛的改變了初衷。分手一年後，我們再也沒有機會，携手遊遍芳叢，在山之崗，河之濱，飽看朝暉夕照，領賞大自然的恩賜。我曾爲了我們

的分離而黯然神傷，置身於這異鄉，孤身隻影，撩起我無限的旅愁，在月明之夜，更容
易觸起我的愁思。英姐姐，你知情否？

在朋友羣中，我終於覓到一位伙伴。她是個恬靜溫柔的姑娘，和英姐相彷彿，不輕
易啓齒。我們相處得那麼投機，河畔、黃昏道上、書店、戲院，常有我們的踪跡，能夠
找到她的地方，也不難發覺我。我如姐姐般的親愛她，常逗她講話，和她談論各種有
趣的事情。爲什麼我如此喜歡她呢？只因爲她和英姐的意氣相近，和她在一起，就好像
回到英姐的身邊，一切都有依靠了。

媽很爲了我的任性而擔憂，謝老師臨走時，也曾勸我說：「你得把你的脾氣改一
改。」

當時，我只一笑置之。爲什麼一定要張開虛偽的笑臉去迎奉他人呢？我不再介意他
們的忠告了，隨着年歲的增加，我深深地感到這事態的嚴重性，偶而一次無意的談話，
引起同學們對我的誤解，都說我做慢，自鳴清高，使得我心裏不好受好幾天。這一打
擊，加強了我對人生的認識。

溫和、平靜了，媽該放心呵！

我永記得「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這首詩的最後一段：

「我們永遠向前憧憬，

儘管生活在陰沉的現在，

一切都是暫時的，轉瞬即逝，

那逝去的將變爲可愛。」

受了這首詩的影響，我對人生產生了新的觀念！英姐姐！你該爲我祝福呢，我將開
始我的生命史上新的一頁，不再是淘氣的孩子了！

心曲

英姐：

早起，漫步於庭前的草坪上，草尖上的露珠輕輕地抖落，弄濕了我的褲腳。早晨的空氣是恬靜的，好像我平靜的心田，不起一絲兒漪漣。一聲宛啾的鶯啼，從樹叢中傳來，顯得那麼清脆，那麼悅耳，蕩蕩我那已在蔚藍的天空巡弋的心靈，不禁溜着探索的眼光，向着屋前三四棵蒼蘆的槐樹上尋覓。終於，我看見在那一枝挺拔的樹棘上，纏繞着野胡姬，潔白的花兒，團團地開着，就在那樹幹上，橫生一小枝，一隻有着黃色的胸脯的鳥兒棲息在枝頭，正挺着胸，高聲地啼鳴着。那是一個輕快的調子，憑洋溢着青春的氣息。

英姐，可記得去年的一個早上，我們手挽手，在自家的素馨花下散步。潔白的素馨盛放着，點綴了綠色的樹叢。我採擷其中最惹人憐愛的一朵，（那花瓣還沾了些晶瑩露）我說：「我更愛藍色；萬里無雲的晴空，一片汪洋大海，多使我嚮往呵。」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就深深地愛上了藍空和大海。

在故鄉，只要我屹立在山頭上，就能望見澄碧的蒼穹。當憂悵的日子，我愛斜依紅毛丹樹，數數從葉隙飄過的白雲。

故鄉只有一條黃濁的小河，對我這個愛海的孩子，該是多麼遺憾的事呵！直到去年，藉着暢遊西海岸的機會，才讓我第一次看見大海。北海渡輪上的那一幕，是多麼地令人喜悅，至今猶使我念念不忘。

在飛濺着白浪花的關仔角邊，江老師早已換着我的心緒，含笑地問我：

「喜歡大海嗎？」

「嗯。」我說，「你呢？」

「我也愛海。」

她雖然生長在內地，然而她却在馬六甲海峽邊緣的一個江城生活了七年。那江城是以綠色的海角著稱的。無怪她要念念不忘海了。

有誰能預料到，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竟能在那個江城住下，常常的親近大海。多年的心願，總算實現了，英姐！你會爲我高興吧！

朋友們都說我越來越像你了。促成我轉變的原因，可說是境遇所造成的。自己喜歡的，又是那麼可望而不可即，一切無謂的事，却偏偏纏繞着我。何況我又是個感情脆弱

的孩子，一絲兒的不愉快，就會煩惱上半天，那裏担受得起什麼打擊呢！

離家久了，不知你改變沒有？我家的素馨花是否依然盛開？

一九六二年一月

叮嚀

炎熱的下午，我從昏睡中醒來，披了件睡衣，迷迷糊糊地走出臥房，斜依在廳前的欄干上，睇目四望，沒有一絲兒風，椰樹也像凝住似的，一動也不動，柏油路好像拱爐一般，炎炎地冒出輕煙。一輛滿載着木柴的牛車，緩緩地走過，牛頸上的鈴子，叮叮噹噹地響着。車夫懶懶地斜靠着車廂，眼睛似乎被柏油路上的光，照射得睜不開。

拍的一聲，電風扇也跟着嘩嘩地轉動。房東的兒子怡然地坐在沙發上看書。我蜷縮着身子，溜回臥房，蒙上被，身子才覺得暖和些。我這異常的舉動，引起好心的同房的婉殷動的垂問，却惹起我滿腔的辛酸，喉嚨哽咽着，只能擠出一個苦澀的微笑。望着她那仁慈的臉孔，使我不期而然地想起你。

「媽！我病了。」

我輕輕地低喚，可是四下一片寂靜，那有媽的影子。

昨天，學院考試完了，同學提議到海濱拾貝殼。我因前一天晚上貪涼快，睡時忘了

關顧子，半夜被雨淋醒，因此受了涼，身子就有點不舒服。可是我是個過於任性的孩子，太嚮往於海濱的景色，看見朋友們要到海灘去，也隨着她們一道去了。等到回來時，頭開始隱隱作痛，全身皮膚灼熱得很，骨子裏却如墜入冰窖般的冰冷。滿懷喜悅的心情消失了。我靜靜地躺在牀上，承受着內心的譴責。於是，媽臨別時的叮嚀又浮在我的腦海中了：

「出門得小心啊！不要太任性，好好保重身體！——」

當時，我還笑媽嘮嘮，以為像我這般年紀，難道還不能自己照料自己嗎？況且，在家鄉時，同學們也說我是個有男孩子氣質的女孩子，和同學爭高下也從未失敗過。

但現在回想起來，我的眼淚終於奪眶而出——一串充滿着懺悔的眼淚！

今天晚上，我要坐下來寫封信，我要這樣向媽懺悔：「媽，你的孩子病了，這次又是爲了要強和任性的緣故。我現在正躺在牀上，感念你的愛，感念你的先見之明。媽，容我用眼淚向你懺悔吧……」

坤蘭行

我來到蘆坡已一年多了。說起來真慚愧，就只到過附近的利豐港、東甲罷了。如今，有位住在蘆河上游坤蘭的同學，邀我到她家跑跑，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便立刻欣然答允。

啓程的那天，我的心情非常愉快。沿途是蒼蒼鬱鬱的橡樹和椰林，但是越往內地走就越稀少。這些景物，雖然沒有什麼特色，却也頗引人入勝；尤其是將近玉射時，稻田連綿，金山高聳起伏，宛如一幅山水畫。

由平坦的柏油路轉入紅泥路，坤蘭也就近了。路的盡頭是蘆河，坤蘭就是座落在河畔的小村鎮。裏面住有二百多戶人家，地方頗潔淨，民風也很淳樸。

在這裏小居數日，是一件寫意的事；這裏沒有喧鬧的聲音，來騷擾你的幽情，大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種飄逸之感。但如果長居下去，就嫌單調無味，年青的心，困守在這沒有波動的僻壤裏，將激不出瑰麗的火花；生命的花朵，沒有文明的洗

禮，也不會開得燦爛的。

在坤蘭兩日，每當晨昏，我們必定徜徉於河畔的渡頭上，笑着巫婦垂釣，少女浣衣。更有那擺渡的老頭兒，漫不經心地河面划着舢舨，溝通兩岸的交通。

我們隨手在河邊的樹上，摘下一片青翠的嫩葉，讓它飄浮在涓涓而流的河面，和它約好：「明早，我在蘆坡的渡頭等你。」

這稚氣的夢想，怕永無兌現的一天吧？

暮靄蒼茫中，眉痕似的新月，寂然地嵌在灰色的蒼穹中，淒清地發着光，河面上飛着輕鷺，河底更有朦朧的月影，星影正浮沉。我們圍坐在渡頭的石板上，海濶天空地閒聊起來，直到頭髮被霧沾濕了，我們才意興闌珊，踏着自己的影子回家。

歸途中，我們爲了增廣見識，遂取道，班卒回藏。在五射，我又有機會再坐那橫渡藏河的渡輪。這裏的渡輪是搖櫓前進的，坐在船內，可輕易地伸手探及水面。

從班卒到蘆坡的公路，崎嶇不平，轉彎抹角的，顛簸得人有點頭暈。

從班蘭回來後，我就有了這麼一個念頭：在假期間，約三五友好，放情寄迹於山水，讓我們的精神如青山般的蓬勃，胸懷如海洋般的廣闊，是件多麼好的事啊！

藍天·青山·綠水

藍天下，靜靜地躺着我的故鄉。

白淨淨的浮雲，如棉絮般的純潔，飄盪在湛藍的天空中，使得天空顯得那麼深沉，晴朗，把遠山襯托得青中泛出紫色來。

遠處栽滿了油綠的樹膠苗的山崗上，辛勤的農夫，揮動着鋤頭，背着藥桶，正在耕耘，正在毒死野草。黝黑的皮膚，映着晌午的陽光，發出一閃一閃的亮光來。太陽毫不憐惜地發揮着熱力，每個生活在陽光下的農人，汗如水般地湧出來，滴入了黑土，肥沃生長在地面上的植物。他們爲着祖國明日的繁榮而勞動着。

一看到湛藍的天空，不由得想起我已經遠離的家鄉，那一羣勞苦功高的人民。

爲了繼續求深造，我像一般的青年同學一樣，背着行李，離開故鄉；投向伏龍山，開始我的新生活。

伏龍山的生活是美麗而又幽靜的。

莊嚴的伏龍山，龍巖虎踞地雄視着整個芭都。山永遠是那麼蒼翠，樹永遠是那麼青綠；終年，帶給生活在它的懷抱中的人們，一股生機勃勃的青春活力。

莘莘學子，在綠茵上，樹蔭下，圖書館中，孜孜不倦地進修，充實自己的學問，以求將來為祖國放一異彩。運動場上，奔馳着一羣羣青春活潑的兒女，他們跑，他們跳，他們為了鍛鍊健壯的體魄而努力，爲着建立一番偉大的事業而先鍛鍊好身體。

他們爲了鍛鍊健壯的體魄而努力，爲着建立一番偉大的事業而先鍛鍊好身體。伏龍山上的生活是多姿多采的，然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却靜悄悄地離開了美麗的伏龍山，奔向藏河畔。

藏河，這條祖國身上發亮的帶子，我早就嚮往了，私底下，在心坎上，我曾經許下一個願：「有這麼一天，我能到藏河畔徜徉，該是多麼好啊！」

却想不到我能在藏河畔住下，而且一住就是三年，不很短也不太長的日子。

那一天，我和清，懷着顫激動的心，第一次去拜會藏河。

已經是下午了，太陽也開始收斂它的光芒，藏河不再發亮了，她只是緩緩地流着，流着，流入浩瀚的馬六甲海峽。

遠處標標的山，對岸的樹，很有次序地排列着；在浩海中的小島嶼，遠望如同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安放一塊小石塊。偶而有幾葉扁舟，借着風力，在靜靜的藏河上駛過，船過處，引起一圈圈的漪漣，慢慢兒展開、展開，直至無邊無際。然後，藏河又復歸於平靜，仍舊靜靜地流着，流着。

一幅滿載而歸的摩多船，從老遠的河口卜卜地駛進，引擎推動着船前進。船頭激起陣陣的浪花，被激動了的河面，河水飛快地拍擊着堤岸。藏河，不再平靜了。

我們默默地領着藏河的風光，直到炊煙四起，回到宿舍，已經是萬家燈火了。

回家

我背着簡單的行李，回到一別四年的故鄉。

漸近故鄉時，從車窗內看出去，只見從前生長着灰色禿枝的膠樹的原野上，如今已經空蕩蕩的了。赤紅色的泥土，被剝泥機剝得鬆鬆的，一個山崗接着另一個山崗。遠望一行行青綠色的植物，襯在赤黃色的泥土上，在烈日的照射下，發出一圈圈的光；近了一瞧，原是油綠綠的膠苗，經過動勞的農人的耕耘，茁壯地生長在故鄉的土地上。故鄉的市容，比以前整齊得多，白牆紅瓦的店屋也建設起來了。隨着這進步，街道上也出現了穿牛仔褲，梳太空裝的濃塗豔抹的少女。男孩子也學會了哼三兩句猖狂的歌，釘女孩子的梢。樸素的農村的子女們，抵不住華麗的都市風氣的墜入，漸漸地變了。

眼前那四年前親手栽種的楊桃樹，如今，已經長大，而且結滿了黃澄澄的果實。面對着這些肥碩的果實，不禁舔舔乾癟了的嘴唇，而覺得口渴起來。在屋角找到一根竹竿，對準一拉特別成熟的楊桃打去，「撲」的一聲，果實應聲落地。

對面忽然有個小孩子喊起來：

「有人偷採楊桃！」

接着有一個年紀大約八九歲的女孩子從對面屋裏飛跑出來。她瞪着我，嘟起小嘴，把落在地上的楊桃急促的拾起，藏在懷裏，責問我：

「你偷我的楊桃做什麼？噢！不怕羞！我要留給我哥哥吃的，我告訴媽去，說你偷採我們的東西。」

說完，一陣風似的溜走了。不多時，她拉着一位頭髮微白，雙眼深陷的婦人，走到我的面前，兇兇地指着我：

「媽！就是他，偷採我們楊桃的人。」

那位婦人用慈祥的眼光端詳了我一會，帶着微顫的驚奇聲音：

「呵！祥兒！是你麼？」

眉頭皺在一起，媽擠出一個溫和的笑容，眼壓濕了，眼角掛着幾顆大而滾圓的熱淚，慢慢地沿着臉頰，簌簌地掉下來，落在衣襟上。她伸出顫巍巍、枯瘦的手，輕輕地撫摸着我的手臂、面龐。抖動着手指，小心地把我一頭蓬鬆的頭髮壓平。然後，她緊捏着我的手，向牽着她的衣角，睜着黑大眼珠的妹妹說：

「小惠！快叫哥哥，他就是你日夜想念的哥哥啊！」

小惠不好意思地半低着頭，嬌羞地道：「哥哥。」

然後帶着慧笑，跑了。

第一面歡喜，一面責備我，爲什麼這些年，都不回來看她。這次回來，也不給她一個確實的日期。我聽了黯然神傷，對母親親切的關懷，只報以悲戚的悽笑。

有誰不熱愛自己的故鄉，想念起溫暖的家呢？然而，一個漂泊在異鄉的遊子，每天過着手做口吃，手停肚餓的日子，那有旅費常回鄉啊！

媽緊緊在和我話家常的當兒，小惠忽然手捧一盤放滿切好洗淨的楊桃，笑嘻嘻地跑到我的面前，捧一塊最大塊的，放在我的手掌上，嬌憨地說：

我想起那天真的小惠，覺得她在我的心上，劃一下，帶笑地詢問她

「小惠！你讀幾年級了？」

「三年級。我們的先生很好，常常講故事給我聽。我們全班同學都靜靜地聽。大家都愛聽好聽的故事。真好聽啊！我聽了覺得很快樂。姐姐說你很會講故事，你講給我聽好嗎？哥哥！」

雖然我已沒有往日那設講故事的逸致，但我不忍違拗她那童稚之心，點點頭，答應她了。

她高興的拉緊我的手，在地上蹦蹦跳跳，黑溜溜的眼睛，一刻不停地轉動着，散發出晶亮的光彩。忽然，她停止了跳動，輕輕地挨我身邊。不待及我啓口講故事，她就呼大胖子，壓低聲音，很神祕，急促地說：

「哥哥！媽說雨是天上的龍，口渴了，下到地面來喝海水，然後飛回天上，把水噴出來，就成爲雨。是嗎？」

媽怕她纏着我，就阻止她：

「小惠！哥哥才從很遠的地方回來，身體很疲倦，讓他休息一會。」

她果然很聽話地離開了，站在門口張望過往的路人。一會兒，她回過頭，看着我們高興

一聲：

「媽！姐姐回來了！」

同時也說道：

「姐姐！哥哥回來囉。」

我正要起身，清芬已挽着小惠的季走了進來。四年不見，她已經是個比以前更強壯高大，不再是蓬頭垢面的女孩了。而是一個能夠幫助家庭，同時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農村的一般青年一樣，半工半讀，如今，她已是故鄉新辦的中學的初中二年級生了。

短短的頭髮，披覆在額前，橢圓形的臉，透着健康的顏色，紅得像切開的西瓜般；那一雙烏亮的眼珠，如小惠般地閃耀着智慧的光；眉宇間充滿着英爽之氣。身體經過長時期的勞動，使得肌肉長得均勻結實。常受赤道陽光的親炙，皮膚黝黑得閃閃發光。

晚餐時，母親感激地快菜給我吃，飯還沒吃完，碗就被小惠搶去了，滿滿地替我盛了一大碗。清芬，愉快地講述她在校裏的趣事，引起一陣陣明明的笑聲。

用完晚餐，携着小惠的手，我和清芬，就在故鄉的土地上，作一回巡禮。我要把我的足跡深深地印在故鄉的土壤中，不讓雨水沖走，過往的行人踩平。

故鄉依舊是貧窮的，故鄉的人民，雖然終日刻苦耐勞的工作，但換來的是一雙雙黝黑龜裂的兩手，無情的生活鞭子，在灰黑的臉上留下條條創痕。破舊陰暗的藍苔屋，棲息着一家大小。屋內迷漫着膠片的發霉氣，屋外空氣中傳來陣陣豬糞味。

灰色的天色，籠罩在故鄉的上空，枯黃的落葉，也在晚風中飄盪。瀰漫在我眼前的景色，到處是一片淒涼和迷茫。我的心不禁沈甸起來了，不忍再看到這苦澀的情景，拖着沉重的脚步，匆忙地回家。

晚上，爸爸從市場上的店舖回來，歲月的折磨，使他更向矮了，頭髮也已半白。

在黃暈的煤油燈光下，我們談起來了，談到店裏的情形，他嘆了口氣，微囁地說：「近來的行情越來越淡。從前黑區時，生意不容易做，如今人民大多數翻種樹膠，也沒有什麼生意。在這幾年內，他們不但沒有入息，反而要下本錢去培育膠樹。雖然政府有津貼，但也都全用在照顧膠園上了。等多幾年後，接種的樹可以割了，那時，就好了！」



林 綠

- | | | |
|-----|--------|--------|
| (一) | 黃昏裏的老人 | |
| (二) | 井 | |
| (三) | 夜聲 | 訊音象語風書 |
| (四) | 意 | |
| (五) | 壘 | |
| (六) | 木 | 鳳上 |
| (七) | 鳥 | |
| (八) | | |

望着半明不滅的燈，爸爸進入了深思。
掛在壁上那座古老的鐘，噓噓噓……地敲了八下，把他從沉思中喚醒。他緩緩地站起來，對我說：

「八點了，店裏只剩下阿牛一個人，我得去和他作伴。唉，行情壞，賊也越來越多，每天晚上老板總要兩個伙計留店看管，今晚輪到我和阿牛。賊多過蟲子，上幾天，清來老的鐵櫃，給人搬到鐵絲籬外，損失了四五百元。昨天在天后宮附近，才抓到一個賊，要偷人家的膠片，年紀青青的，才十七八歲呢，聽說是星加坡來的。還有一輛車，可惜車上的賊，很機警，被他們溜走了。」

一說完，他就跨上那輛伴隨着他廿多年的腳車出去了。
想不到，都市湧起的失業青年，也使到這農村蒙上一層陰影。但願四五年後，接種的膠樹，能給這苦難的土地帶來新的希望，新的前途！

黃昏裏的老人

那年，我像一葉浮萍飄泊到西海岸那座聞名的古色古香之城，住在一條窄狹的街內。古城不但以古蹟稱著，而且街道的狹小，也是全國絕無僅有的。那條街，窄而長，兩旁的屋宇，都是陰森的深宅大院，說話大聲點也會發生迴響。古城是受封建毒素滲透最深的地方，帶着濃厚古舊色彩的屋宇，扇形的窗，外廳的大屏風，都告訴了這點。據說在以前，少女多敢躲在深閨不許隨便外出，有時寂寞了，就隨在屏風或窗後偷偷窺視街上的情景。這些，當然是過往的事了，如今，古城也算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不過各方面要比其他城市遜色，而且人們也比較樸實，尤其是少女們。

我居住的房間是向人租賃的，偌大的屋子，連我算在內只有五個人：屋主夫婦、兒子及媳婦。雖然是住宅區，周遭環境幽靜得很，是讀書的好所在。

那時，我因為在人生的旅途上遭受到一些挫折，感到煩悶及頹喪，常常喜歡一個人了。其實我應該到升旗山下的幽美海濱公園去，那裏有亭、有堤、有草坪、有坐凳、樹蔭、噴水池……但我總覺得那裏稍嫌喧吵，而且也懶得走那段遙長的路程。我所要的是靜謐的空氣，一個人靜靜地在沙灘散散步，吹吹風，看看黃昏時的海。

黃昏的海是美的，誘人的。落日的斜暉，弛放着柔和瑰麗的光芒，染紅了浮雲飄動的天，也染紅了波濤洶湧的海。偶而來了三五隻歸帆，負着一船的夕陽，幽靈似地輕飄飄地進入那一堆椰林裏，又走出來了。美麗的晚霞，一如蒸籠漲紅了臉的姑娘，人見人愛！我就是倚着海邊的一顆椰樹，沐浴在這樣的美景中消磨我孤寂的黃昏。那座海濱是平凡的，除了幾棵椰樹外，岩石之類點綴都沒有，單調得很，也淒涼得很。這大概就是少見人跡的原因吧，但我却輕易愛上了這靜謐淒涼的地方。

而想不到，我竟發現有了同樣的愛好者。那是一位老人，白髮蕭蕭，年紀大概六十年開了，背着手在沙灘緩緩踱。我當時書私自忖度：是也喜愛這寂靜地方的人吧？起給，我沒有與他打招呼，不過去時心裏却有一種莫名的情感，希望能遇見他。果然，每次我低頭時他總先我而至，許是也有同樣的感覺，幾天後他竟與我微笑招呼，並且毫無拘束地一塊在暮色下散步交談了。

這樣，不到一星期，我們居然斷混得有如多年老友。以我們年齡上的懸殊，這事情的發生是荒謬的，造成這因素的，恐怕是那潛在的莫名情感。

此後每個黃昏，我們都不約而同在海邊會面；而每次我到他總先在那裏了。其實他發現這個地方比我早得多了，只不過以前是在百碼之遙的拐彎處，最近才跑過這邊來。說起來也許難令人置信，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楊，過着憂他寂寞而淒涼的晚年。

老人雖然擁有用依葛的樹膠園，一座精緻的小平房，物質方面是不缺乏了，精神上却是痛苦的。他的愛妻，犧牲在第二次大戰的炮火中，唯一的兒子却在殘無人道的檢閱中莫名地失了踪，後來輾轉得來的消息，說是被活埋了。爲了慰藉暮年的寂寞，在十年前與一位中年寡婦結合，與寡婦同時進門的還有她的小女兒。誰又想得到呢？寡婦却是親顯他的遺產而來的，不幾年就顯露了原形而詛咒他早死了。弄巧反拙，誰也可以想像得到他在那沒有溫暖又不安寧的家，精神上所受的痛苦了。於是，每當黃昏時分，總獨自一個人悄悄地躡躑在靜寂的海濱。

當他述及妻兒不幸的遭遇時，聲音都沙啞了，辛酸的淚，掉落在灰白的鬍鬚上。漬了，只有憂他寂寞的人才會愛上這北方呵！老人的暮年，不正像這黃昏，這寂靜悽涼的海濱嗎？

爲了安慰他的孤寂，我反而忘掉了自己的鬱悶煩惱。每個黃昏，我們共看夕陽西沉，在沙灘散步，高興起來，還裸足涉水，拾起石子擲向遙遠的海……

這樣，我們共度了無數歡愉的黃昏。在這段日子裏，老人顯然是快樂的，好像回復了年青時代。可是，不久後我忽然不見他來了。起初，我只推測是因要事羈身，或是身微欠恙，然而連續的幾天不見他的踪跡，我這才恐懼地想到可能是發生了意外了。

那時，我只能焦急惆悵地獨自徘徊海濱盼望着，因爲我不知他的住處。誰知道個中的疏忽，換來了感情的負荷。

一連一個多月，我都看不到他的影子。

後來，我又須負起行囊流浪了，臨走前還特地跑到海邊去，希望能與他告別。但我還是與往常一樣失望歸來。

如今，六年了，每當看到被夕陽彈紅的晚天，總不禁要想起那海濱的黃昏，那憂他孤寂的老人，不知還健在麼？也許早已淒涼地逝世了，也許已經轉徙他鄉了，但無論如

何，我總是那麼真摯地爲他祝福啊！

稿於星

井

想起井，便想起了已不復存在的家園。

那只能在記憶裏尋找的家，是在綠色蔥蘢的橡林裏的。我們的橡園離市鎮很遠，大約有七八英里路。那時緊急法令還沒有施行，凡是擁有少許橡林的小園主，都有一間座落在園裏的屋宇，方便看管，也方便割膠的工人。

散佈在綠色原野上的屋宇是孤寂的，一英里平方內找不着別的人家。因爲各人的屋子是建在屬於自己的園裏。

我們的屋宇，是舊式的兩層樓房，很調大，裏裏外外，有成十個房間，包括有正房、偏房、天井及院子。屋前的院子，右邊有一棵碩大的噴里樹，我小時常喜歡摘那甜紅的小果實吃；左邊是煙房，用來煙烘膠片的。膠片除了要在陽光下曬乾外，還必須裝進煙房裏去烘，這樣就會有顯明的色澤，能賣得較好的價錢。我們的院子是相當大的，種了不少花木，中間有一條磚石砌成的小徑，徑的盡頭有一口井。

那是一口很精緻的圓井，玲瓏美觀，井內外及四周都加上了水門汀，據說曾下了好多的工夫。井水很深，足足有一丈許。

我記得在早晨，當家人都到園裏去了，家裏只有母親與我及一屋子的冷清，我總喜歡一個人跑到院子去。雖然天已經很亮了，但仍有薄霧罩着；我輕步踩着磚石小徑，飄飄在薄霧裏，看那被露水沾濕的花葉，昨夜落在地上太息的枯瓣。我常這樣徘徊了一陣，然後跑到井邊去。

我跑到井邊去，坐在冷濕的井緣，望着平靜而清澈的水面、水裏的倒影，沉思着。綠林的早晨是令人陶醉的，靜謐的環境，清鮮的空氣，以及令人忘懷不了的林濤、鳥啼、棲實爆裂、猴叫、蟲鳴所組成的美妙的長曲。設想一個人置身在迷霧裏，靜靜地想，靜靜地聆聽，那境界不是最富有詩情畫意麼！

在那綠色的天地，每個早晨與黃昏，我都被寂寞引到院子去。我頂照顧那口精緻的小井，四周要是稍微僻，我總會將它打掃得乾乾淨淨；有落葉飄入了井裏，我使用小桶將它撈起。爲了防止落葉的掉落，我還特地央求父親弄了一個井蓋。

我最討厭那些磨膠工人的了，每天中午時分，在膠房製膠片的時候，他們總是將井口封住，我怎樣也想不到，這口井還會給人利用爲別的用處。

那一天早晨，我慣例陪着小徑走到井旁，却發現井口沒有蓋。我一面埋怨那個挖井的人，一面提起小桶準備撈上飄在井裏的落葉。井裏是掉了不少落葉的，但除了落葉之外，尚有一個類似椰殼的東西。我們橡園裏是找不到椰子樹的，這椰子殼出現得太離奇；於是我便先用桶攪了攪那東西，打算撈上來看看。誰知經過桶一觸，那東西動了動，仔細一看，竟是一個人頭！我驚叫一聲，桶滑進了井裏。家人得到我驚慌的報告，招了不少在園裏工作的工人急促跑到井邊，合力把屍體撈上來。

投井的，是我們的一個工人——麻子黃！

麻子黃是五十多歲的單身漢，禿頭，身體高瘦，平時沉默寡言，喜歡喝酒，爲人和藹可親。他的綽號麻子，當然是麻臉的原故。大家都叫他麻子黃，他當然另有名字，不過我不知道，也沒有問過。我看見的椰子殼，就是他的禿頭。

麻子黃到底爲什麼投井自盡呢？這個謎，我相信永遠沒有人能揭曉。

根據當時的推測，大家都認定是思鄉過度。因爲他經常向同房的工友發牢騷，說來番卅年一點也不得意，當年雄心勃勃，原欲在番地發財，凱旋歸去，誰想反落個欲歸不

能的下場。他投井的前夜，曾喝了大量的酒，並且發過同樣的牢騷，不過誰也沒有留意這反常的態度。這樣歸納瘋子黃投井自盡的因素，當然合幾分邏輯；但，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瘋子黃一個人知道。

自從瘋子黃投井的事發生後，我心裏一直不痛快。而且還詛咒過他，什麼地方不據，偏偏揀了我喜愛的那口井，因為那口井，此後無人敢再用，而另在別處開了一口。雖然工人在當天就將井水完全汲得乾乾淨淨，讓新的水源重新填滿，但，總是沒人再願意動那清澈的水了。我自己呢，不僅不敢再親近井，並且早晚連院子也不逗留了。

而那口新井，因為開來倉促，結構粗糙得很，除了井口爲了預防坍塌而加上水門汀外，井的四周不像先前那個有水門汀那樣講究，而且井水也不清澈，汲水時不小心碰着旁邊的泥土，整個井水就混濁起來了。

新的井既不爲我喜愛，舊的我不再接近，有一個時期，我心裏老像失掉了一些什麼。

不久後，移民了，我們遷到被指定的新村去。據圖裏的老屋，能夠賣錢的都拆了下來，其餘的就一把火給燒了。因為棉園裏的屋子，不是拆就要換，我們那間龐大的屋

我們遷來新村後，仍然食用井水。井是開在屋裏的，結構簡陋；而我又曾見過不少人家的井，總覺不比我們院子裏的那口精緻美觀。不用說，我對那口新井是不會產生任何情感。

而想不到，三個月後在新村裏，又發生了投井自殺的事情。

這次勇敢躍入井中的是位醫家的女兒。井是他們家裏的。而且，她沒有死。

她叫阿蓮，一個砍芭工人的千金，模樣長得蠻端莊，是位勤勞的山村姑娘。投井的原因，是因為父母反對他與一位割膠工人的結合。不贊成的理由我不大清楚，好像不是同籍貫的緣故。封建思想的毒素，那當子，還很根深蒂固地留在老一輩人的腦裏。於是在一個夜裏，這位癡心的姑娘的悲傷絕望之餘，不顧一切躍入了井的懷抱。

然而，那僅只蓋到頸頭的水，粉碎了她的自殺意念，加以落水的撲通巨響，驚醒了她的家人，及時挽救了她的性命。

就是她自己也意料不到，投井自殺不遂的結果，却給她帶來了幸福。她的父母，擔心女兒再尋短見，馬上給她辦了嫁妝。

這樣，村人在茶餘飯後，都爭述着這個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

我一連兩次看到投井自殺的事情，心裏真是說不出對井有怎樣的感覺。第一次，井

犧牲了鬱鬱不得志的麻子黃；第二次却撮合了一段良緣。

且莫管我對井的印象如何了，井畢竟是與我有緣的。因為，不久後我從那座新村遷居到另一座鄉村，用的仍是井水；就是現在置身在這座美麗的英勇的城裏的郊外，我們仍沒有用自來水。只是，我見過如許多的井，却沒有可以與院子裏那口精緻美觀的相比擬。

幾年前，我偶然利用一個機會，回到以前那個小鎮，並且抽考隨工人上樓園去看看常稀懷的家園。

被火燬了的老屋，已經成了廢墟，爬滿了藤草；我想戀不忘的院子，盡是野草叢生，看不見一花一木；那磚石砌成的小徑，已被厚厚的塵埃模糊了，找不出一點痕跡；而那口井，唉，如果不是我仍依稀記着方位，用樹枝撥開高且密的野草，恐怕還找不着。經歷如許風風雨雨，本來精緻美觀的井，變粗了黑了，井旁長滿深青色的苔蘚，水也是黑濁的，水面浮着一大堆渣滓，散發着臭味，井內的石鏈間還長出了丈高的小樹。一切的景物均已溼舊了啊！那個地方，現在是野草的世界，而我，只能在夢中始能看到昔日美麗可愛的家園了。

夜 訊

夜半了，倚着天台的白石圍欄，夜來香正香，絲絲滾出，擦我鼻子而過。
月亮笑着，而海却在嗚咽，盪漾着一個深遠的夢，絮語着，訴說一個永不完結的故事。

夜航的船駛出了海港，驚起蘆葦叢中的鴛鴦。

向晚的風拂過寧靜的園林，搖落了樹的秘密，枝間低訴一個遠古的夢；馬蹄聲軋軋響起，踢落了星星們，跌入海裏！

Y · F！這是一個寂靜而又深沉的夜，什麼都在夜裏睡着！

月光下我有淡淡的影子，而花兒在葉間低頭太息；是爲我嗎？

唉！我記起了你的裙裾，記起了那一夜：你拖着白色的長裙，踏着柔軟的草地，踏着銀白色的月光，口裏啣着一根小青草，慢慢地嚼着，說：「T · S，我的心被月光填滿了……」

似有琴聲飄去，夾着一串明朗的記憶，而落錯了一個琴鍵，窗外遂失去聆聽的人。

呵！我沒法把你忘掉，正如無法忘掉我自己！

想哭！那琴韻，那淚，隨着輕微的冷風去了，遠遠落在望不見的山頭。失去祝福！

失去鴿子的鈴聲，一切都冷了，我思維的小白馬有些微跛！

我的身世本來太卑微，我的人生遭遇是坎坷的。

你沒有爲我顫抖的喚聲而停留，走了，你驕傲的足音，碎了我的心窩……

深夜的寒風正掃過樹林，夜神在後園散步哩。

不要說遠方的夜太濃，此刻，有星星在天邊靜靜靜渡河！

天宇掛着星，如一盞盞小燈，盼上帝賦予我雙翼，飛上去將它們一一摔落！而它竟對我笑了。

Y·F！三更已過了，你是否已睡？願月光伴你甜甜的睡眠，而星星也爲你燃起了

夢的小燈。你提着小燈去了，漫步在夢的原野。

夜風關住了我記憶之門，月光落在天台上，落在我自己的披肩上，落在花叢。

聲 音

聽不見林葉與夜風私語，看不見星星向月亮傾吐衷情。

天黑地動，夜闌然。

如夢的夜，死水的夜，大地的脈搏停止了，對面的燈火已熄，年青的母親，不再低

呻她醉人的催眠曲。

沐浴在靜穆裏。我情意蕭然，思慮萬千！

呵，來自茫茫的林間，即是來自遙遙的天邊？

飄起了，微顫的歌聲，散發在幽闊的水面，如顆顆珍珠沉落深遠的海底。

消失了，若片片落葉，被流水帶到不知名之地。

那是逝去了的歌聲，在一個明媚的八月夜裏。歌云：「你是子夜的微風。」

而此刻天空沒有一線疾馳而過的光芒，「追尋」亦虛了！

我期待這悅耳之音麼？

唱！但，我還祈求一樣東西：一聲溫柔的祝福！
一聲溫柔的祝福，很久了，不會響起。

沒有祝福，生命遂失去了光彩了。

一個聲音控制一個靈魂，我的身體已失去重心。

後園的夜花開了，花兒嬌艷，花香撲鼻；綠葉依偎着瘦莖，花開花謝，始終那麼忠

誠，那麼專一！

而我竟不如那一朵花儿哪！

記憶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我負不起，又摔不下！

已經過去很多個八月了，已經過去了很多個同樣的夜，我的祈求沒有出現。

借你的身體一用吧，親愛的風，讓我把思念寫在上面，帶到她身邊。

啊，響響呀，你銀鈴的聲音！

（六一年春）

意象

你說你懷念那柔媚的海濱，你說你不會忘記松樹屹立的山崗；但爲什麼會有那樣短促而慘澹的夜，時間緣何不稍稍延長。

我知道要來的終歸要來，要去的無法勉強；歡愉在一片冷風中飄散，痛苦遂在我心田成長。

那樣的夜呵那樣的悲傷，草坪上映着兩個擁密的幽影，你含淚望我以黯淡的目光，我捧着臉戚戚走開！

不能再共聽那澎湃的濤聲了，不能再倚偎樹下看崗上的月明。一切俱隨煙霧消散，美麗的夜無法重觸及。

而天空閃爍着昔日的星羣，海上的浪濤仍嗚咽不停，孤獨侵蝕我年青的心靈，誰想到人世間有多少寂寞與悽清！

你會感嘆於詩人的不幸與癡情，那個遠去了的圓臉短髮姑娘，那越秀山前的戀情，

他發出了慘痛的心音：你再也不會回轉。

啊！三年的時光融合着三年的思念，我也有一份詩人悽苦的心境。上蒼往往降賜人們以殘忍與不平，璀璨的陽光驅不走我額前的陰影。

午夜夢迴，淌下思懷的淚，我期待着你美麗的笑靨、溫柔的聲音。鏡裏的容顏雖已垂垂老去，我仍忠實堅守對你說過的諾言！

說愛與被愛都是不幸的，只為愛情須要經過一番苦難的侵襲。受不起狂風暴雨的樹結不出美果，輕易得到的愛情不會幸福。

呵，我愛你愛得太深沉！我恨你恨得太深沉！沒有愛遂不會有恨，恨乃由愛產生。不要為枯黃的落葉太息，不要怪夜鶯沒有使夜停留；任風在號任浪在吟，請尊敬那頑強的海岩。

殘月向大地作末次的憑弔，曠野的風隨潮水退隱，我的愛情伴時間轉入永恆，縱一切都已死亡，愛仍是一個意象！

稿於鄧子城

嘆語

知是夜，而夜已朦朧了。

獨步於荒涼的街衢，寂靜伴着足音；暗淡的燈光拖住瘦長的身影，我再不能忍耐！

傷感的歡樂哪，如同五月的微風飄入我夢境，揚起惆悵的塵沙，又飄去了。

睜開眼，我看見一顆愛情的朝露無聲地輕輕墜地。

寂寞的人，伴着寂寞的光陰。憂鬱的躲在幽暗的窗子下，我的小屋黯然了。

那白牆，那長廊，都已纏渺。

聲音呢？微笑呢？何物將其隱沒！

教堂的鐘聲已遠了。我度過一個個悠長而單調的日子。

懷念着：那溫暖的早晨，柔和的夜。

懷念着：那草坪、岩石、海濤，以及古老的鐘。

你羨慕星星麼？它像你的眼睛。

你想念海濤吧！它似我的心情。

悲哀與快樂相接，愛情和憂鬱結合，我擺脫不掉，迴避不了。

我欲悲慨長嘯，而嗓子沙啞了。兩行淚水來自莫名的哀愁，掉落在像框邊緣。

午夜夢驚，我常聽到一個聲音：

「你想念過我麼！」

是誰的怨語？是你，還是我。

噢！「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我的心已蒼老了！

地球環繞不息，終始在一個圈裏。黎明逝去，黑夜又接踵來臨。而我是在夢裏嗎？

木鳳凰

我的窗口對着一株碩大的花樹。

是木鳳凰，一個美麗的名字。

魁梧的身軀，密細的綠葉，它似一把巨傘庇蔭了一塊方土。

花開時，一片奪目的豔紅，似一朵龐大的紅花；花落時，地上却像一塊美麗的紅

毯。

墜地的花，色澤仍久久不褪，為寂寞的街道點綴些微瀟灑。

流水帶走年華，花開花落，木鳳凰予人的印象不是衰老、不是懦弱，而是堅強。

在那一堆逝去的日子裏，我看見它發揮了高度的求生精神、表現了剛毅的意志。

在溫暖的陽光下，它是如何朝氣蓬勃；在暴風雨中，它又是如何硬朗個強！

像一名英勇的戰士，木鳳凰沒有向生命的敵人表現過畏懼、顛覆。

一次的折磨，是一次生的考驗。它以壯健的體軀、粗實的枝桿，承愛了一切生所予

的苦難。

木風風傲然地屹立着，這森林中的火燄，確實有一股迫人的生命烈火。

我感到自己是多麼渺小了，我，萬物靈長的人類，竟比不上上一株植物啊。

望着剛毅的木風風，我羞愧地低下了頭。

島上書

(一)

玲：

你說你要來，而你沒有來。

你沒有來，我空歡喜了一場。爲什麼改變了主意呢？你自己都說不知道，我當然更不會清楚。我只可以推測，不可以武斷，我的回信中，有寫下這樣的話：正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成比例。這是牛頓的定律，你唸理科，自然會知道。

當你說要來，我心裏就高興。我想，如果你來，雖然是匆忙的，我將會珍惜每一秒鐘，好好地爲你計劃，導你到每一處名勝，瞻仰新城的悅人風光，這樣，在你的生命史上，遂留下了美麗的一頁。

獅城的風光是動人的，我不會讓你白跑一趟，如果你真的是來了。而你沒有來。我的美麗憧憬，被一陣冷風，吹得無影無踪。

午夜夢迴，我醒來，朦朧低柔地一聲呼喚：「你來了嗎？」
沒有聲響。小室寂靜無言。

但是，我明明看見你來，就在剛才，我睡着的時候。我看見你的，我看見你一身旅行便裝，潔白的衣，長的深藍色的褲，黑色的平底鞋，笑盈盈地挨近我：「林綠，你看，我來了。」

我是在做夢嗎？你果然來了！

一陣興奮的心跳，我拉你到勞動公園，一處富有詩情畫意的所在。
走着一段長長的路，邊談邊數，數錯了那點綴公園的整齊而美觀的路燈。
走着，把正門遠遠拋在後頭了。

「我也不知道那是叫什麼魚，但，不會有人偷去這池中的魚羣的，這裏入夜有人在看守呢。而且，幾尾魚不值幾個錢，標上君子，看不上這微不足道的數目；你不知道「盜亦有道」嗎？這是供遊人欣賞的公物，他們不會如此貪心……」

啊，請你不要皺起眉頭，這一段，是剛才在夢中說的。
我是在做夢的。這是夢中的話。

色光芒，我寫下了夢中的話，也寫下了心裏的話。

我夢中的你，是三年前的你。你的音容，你的服裝，是屬於三年前的。如今你怎樣了呢？在我想像中，你是比三年前更美，更成熟，更智慧！
想忘掉你，是困難而且痛苦的。可是，不忘掉你，我會更痛苦了。兩樣都是痛苦的，我該如何呢？

揮開信箋，纖細的秀字，變成了尖細的針，刺着我的心。你的理由，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我當然不會怨你，我怎會呢？我不是告訴過你牛頓的那條定律嗎？

你說要來，而你沒有來。

我在日記上，沉痛寫下了幾個字：「她永遠不會來了！」

(二)

玲：

今天傍晚，我信步走到海濱去。

每天用過晚膳，我照例來一次飯後的散步；一來是使嘔在肚裏的油膩容易消化，
來是這個時刻比較清靜，距夜都市喧嘩的時候還有一小段時間，所以，便清靜舒適
身心，好好地散散步，想想些趣味的事情。

我住的這一帶地方，離開海濱並不很遠，但我平時就懶於走上這一段小路程。通常，我總是在自己屋旁的靜寂的小道上來回踽踽。這條小道很僻靜，我想，這裏與海濱沒有什麼差別，只是少了些清涼的海風而已。

可是，不知為什麼，我今天突然會有了到海濱去的念頭。

說來可笑，我這個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有海的城市的人，竟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次日落或日出的景色。機會隨時都是，歸咎起來還是一個「懶」字，想想，「懶」真怕人呀。很多事，都是在「偶然」之下發生的，有人模地發達，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相別了十數年的故友在街上重逢，僅僅是「偶然」，一切都配合的那麼巧，多一秒不行，少一秒也不行。

我就是偶然之下來到海濱，無意間却看到了一次日落的美景。

我抵達海濱的時候，日已落了一半，就是說，日落的動人景色，差不多快要消逝了。可是，這正是最美的一刻。

「日落」的景色，看過的人不少，形容它的人更多，用不着我多囉囉。這裏，只想帶下幾筆感想。

那是無法形容的紅！雲朵間，似隱藏着無比誘人的魔力，我的心，差不多已被她的艷色攝取了去。

一眨眼，紅色的球體，更向下滑去一點。數次的眨眼間，她的整個身軀，越滑越下，只留下一勾弧形了。

天上的紅，與水裏的紅，形成了出奇的美的紅景。我已無法分別出天與水，只覺得西邊一角，被調上紅色的顏彩，水和天，完全被這一片艷紅遮蓋了。

彩雲構成了無數的紅色圖案，一切雜念均避得無影無踪，腦裏只深深地烙下了一個字：紅！

像是飲了濃醇芬芳的紅葡萄酒，我沉醉於這誘人的紅色中了，一如迷惑於戀人羞澀時臉孔泛起的緋紅。

最後一次眨眼，看不見了那紅色的球體，只留下了烘在天邊的餘輝。

望着不見了的太陽，我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是的，我嘆了一口氣。但不是嘆惜於那瞬將消逝的美景，而是已經失蹤了的落日。日落了，明天仍會出現。但是，哈，日落，明天；明天，日落。人生，有幾個明天？能看多少日落？

MH000919

日落了，這就是黑夜了。而黑夜逝去，明天遂蒞臨。接着將又再是一個日落。我們人生，將隨着日落的循環而消逝了的。

所以，我們必須及時安排這短促的一生。在日落以前，好好地做完應做的事。以後的明天，就必須安排下新的計劃了。

人生譬若朝露，去日無多。好好把握你的青春，玲，好好抓緊每一個明天。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 152 •

合集

祝福青春

林绿主编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11 月 02 日